

## 第一章 少年羅善治

羅善治十七歲時，因為錄到不該出現的對話，那些對話在他心裡起了漣漪，他的戀情之路因而產生波折。

事情起因於他小小的習慣。

他習慣收錄自己的琴音作為改進的依據，而他沒想過會錄到不該出現的聲音。

那夜，細雨濛濛，夜深人靜，他在書桌前，覆上耳機，按下播放鍵，打算聆聽自己的琴音，才不久，就聽到那些聲音，還在驚愕間——

「你在聽什麼？」

左肩被拍了一下，羅善治幾乎自椅子上彈起，他摘下耳機，抬轉頭睨向對方。

「怎麼？」他問弟弟善能。

「我叫你好幾次啦，聽什麼這麼入神？」善能瞪著眼問，又咧嘴一笑。「你也會被嚇到，真是稀奇。」

羅善治翻了翻白眼，瞥向鬧鐘，都已經凌晨一點了。「幹嘛？」

「英文——」善能才伸手，記事本已交到他手上。「筆記。你今天好阿莎力！那——」

羅善治無視弟弟調侃的笑，又抽出國文筆記，遞往對方。

「謝啦。」善能得償所願，揮手道謝便轉身走了。

羅善治想了想，踱至門邊落鎖，回座後重新戴上耳機。

小提琴樂音流洩而出，是他自己的琴音。

他每週商借學校廣播室空出的時段，好錄下自己的琴音，但這次——

他按下倒帶鍵，直至最初始，再按下播放。

一開始是他準備的細微聲響，接著是他拉琴的樂音傳出，不過才兩個小節，他中斷練習，因為他看到手機無聲地顯示夏管家來電。

他接起，但收訊不佳，兩端喂喂了半天，是以他走出收音間，重撥給夏管家。

這段他放下琴、接電話、走到外頭的聲響完整重現。

他那刻並沒有中止錄音。

他踏離錄音室後，本該空無一人的所在，一串對話聲卻被收錄。

「你知道動物界最吵的動物是什麼嗎？」變聲中的男聲突然冒出。

「五大物。」中低音女聲回。

「呵呵，不好笑。是槍蝦。牠可以製造高達兩百分貝的噪音，這幾乎等同噴射機起飛時的聲音。」男聲。

「很擠。」女聲。「你跟來幹嘛？那九個月還膩不夠？」

「嘿嘿。看妳到底在幹嘛啊，原來是幫心上人做間諜。」

「你腦子都裝些什麼了？」

「妳每週一都來這個錄音室幹嘛？被我逮到了吧！還特地買台 MD 呢？幫賴守成錄音？」

靜悄悄兩秒，期間只有些微雜音。

「開始聽起古典樂，我還以為妳打算走氣質路線呢。」男聲又說。

仍是沉寂，僅有窸窣窸窣聲。

「賴守成被妳打到頭，腦子壞了才喜歡妳，妳不會因為要對人家負責就接受吧？」

「槍蝦！」女聲。

「……什麼？」

「叫你呢！」女聲語音帶笑。

「呵呵，顧左右而言他這招對我沒用。」男聲拉長音嘆氣。「賴守成的競爭對手是這個姓羅的？」

「問這幹嘛？你要來幫我錄音？你起得來？」

「妳回答我一個問題，我滿意了就幫妳錄啊。」

「什麼問題？」女聲懶懶的。

「妳聽著古典樂時有沒有想著他的臉？想著他的臉時有沒有偷笑？」

無聲數秒。

噗哧笑聲傳來。「我第一次看妳臉紅耶。」

「你哪隻眼睛看到我在臉紅？左眼還是右眼？」

「妳剛才的沉默難道是害羞？」

「當然不是，我在沉思一種可能性。」女聲淡然。

「什麼可能性？」

「我弟弟滿嘴胡言亂語，我在沉思他是不是吃太多垃圾甜點了，螞蟻人。」女聲語帶擔憂。

嚼嚼。「嗯，可能耶，」男聲調皮笑回。「好像真的有點傷到智商。」

「糟糕，我腦海突然出現你整天嘴開開流口水的畫面。」

「哇噻！這畫面太可怕了！中場休息結束，妳還沒回答我問題。」

「你剛才才問我問題？」

「妳有沒有看到我正在不爽的表情？」

「你有沒有看到我正飛向你表情的拳頭？」

類似肢體扭打與桌面被敲擊的聲響交錯，再來是錄音室的外門開啟——

「噓——」氣音辨不清性別。

而後是椅輪滑動、他的足音，以及他重新拉琴的樂音。

聽完第二次，羅善治還是有點傻。

自己的琴音繼續傳來，他卻思緒亂飄。

幫心上人做間諜？

幫賴守成做間諜？

做什麼間諜？躲在那裡錄他的琴音給賴守成，以便知彼知己？

他眯起眼。他記得賴守成是個漂亮的高二生，政治世家的，去年校內音樂比賽遇過一次。

這兩人又是誰？姊弟？

學校門禁森嚴，十有八九他們也是本校學生。

想來姊弟倆是在他進去前就等在那裡了。

又是躲在哪裡？

想到那樣縮身躲藏與他們的動機，他不禁失笑。學校裡的比賽他沒在意過——其實是任何比賽皆是——他也沒打算當個小提琴家，練習與參賽，不過是拿興趣做為紓解壓力的良方而已。

他閉上眼，腦海浮現廣播室的陳設，三坪大的空間三面牆，一面玻璃和門，一張擺滿廣播器材的大長桌，長桌前靠著兩張辦公椅，他們唯一能躲藏的地方就是桌底，沒想過那裡會躲著人，是以他們才能安然躲藏其間。

這對姊弟簡直垃圾話製造機與廢話產生器，但被干擾、被錄音讓他介意，他莫名想解碼找出對方身份，於是倒帶重聽那對姊弟的嬉鬧。

最吵的動物是什麼？五大物。

五大物？是什麼？

很擠。九個月還膩不夠？

什麼意思？

賴守成的競爭對手是這個姓羅的？

姓羅的？

他是高三生——頗可能是他們的學長；羅家也很少與人結怨，為何這男孩講起姓羅的這三字語氣裡有敵意？

妳聽著古典樂時有沒有想著他的臉？想著他的臉時有沒有偷笑？

倒是這兩句話讓他愣住，他開始想知道那女生的樣子……

姐弟間的嬉鬧，反讓那場景具象化。

他沒洗掉那對姊弟的對話。

接下來那幾天，彷彿被制約，每到深夜時分，他便掛上耳機，反覆聆聽。

次週同一時間，他不早不晚的踏進收音間，目光掃了整室一圈，視線所及，如常的空無一人，兩張辦公椅靠在桌前，椅座並未完全收進桌下，而椅輪間隙有限，很難看出桌底下是否藏著人。

除非他蹲下。

他仔細聆聽，滿室只有他製造出來的聲音。

每週一都來？

是嗎？

他估算著若是躲在桌底，那雙眼所能及的視角，而後將小型攝影機隱在牆邊唱片櫃，開啟錄影功能。

他擺好譜，左手握起琴頸，下巴、左肩穩住琴，確認好弓弦角度，即開始拉琴。

這首 **Por Una Cabeza** 是他大哥每次回家都要播放一、兩次的探戈名曲，他聽著聽著就想練起來，還挺生疏，以這首開場，倒是有股製造噪音的惡趣味。

一曲結束後，他看了眼桌底方位，捨棄備妥的曲譜及預錄的伴奏，開始憑印象、靠音感，試拉近期暢銷歌，充滿隨性，有些段落還重複試拉、反反覆覆彷彿跳針。

時間差不多後，他放下琴，緩和氣息，室內安靜無聲。

他收東西，琴收入琴箱，曲譜、收錄音機納入背包，他瞥了眼攝影機，而後頭也不回的離開。

他走出社辦大樓，於遮雨棚區最邊緣的戶外椅落座，正對社辦大門，靠向椅背，靜待自大樓踏出的所有人。

濛濛細雨，又是週一第一堂課課前，忙碌於課外活動的學生極少，他等了一會，也只有小貓兩三隻進出，男的、胖的進，高頭大馬的男學生步出。

幾分鐘後，大樓內一個穿著運動服的身影由遠漸近，學校各學年運動服色系不一，那身墨綠色屬於小高一，那個小高一的身形高挑，高挑女孩綁著凌亂的馬尾，雙耳覆著耳機，低頭操作手邊的隨身聽，完全沒看路，緩慢走向大門。

他正納悶她何時才會抬頭、會不會撞到門之際，不遠處疾步足音傳來，綠傘下方是個穿著高中部制服的男孩。

男孩五官深邃，帥氣中帶些粗獷，神情倨傲。

男孩抵達門邊時，女孩正要踏出，男孩將傘側歪後，拍打女孩的肩。

「妳今天居然敢更早！」耳熟的變聲嗓音飄來。

傘擋住女孩的臉，他看不到她的正面，沒聽到她的回覆。

「就知道妳沒帶傘。」男孩轉著女孩的肩膀，領著她往來處走，走出遮雨棚，走出他的視線。

他看著那雙背影，那兩人身高相當，一個穿小高一的墨綠色運動服，一個穿著高中部制服的……姊弟？

他回到錄音室，拿起攝影機，切換倒轉鍵，墨綠色運動服的身影在螢幕中出現，一到自己離開的段落，他立刻播放。

他踏出後約莫十秒，兩張辦公椅滑離長桌，桌底冒出貼地的雙掌，雙臂划動匍匐前進，而後一顆頭露出。她現身的姿勢有夠像女鬼。

女孩先是跪坐，呼了一口氣後，靠桌腳坐下，微仰著頭，曲膝展腿，邊揉捏著。

馬尾凌亂的臉有點紅通通，額頭上是狗啃般的短瀏海，鵝蛋臉，大眼晶亮而清澈，鼻子秀挺，雙唇不點而嬌嫩，那是張狼狽萬分卻十分漂亮的臉蛋。

他不自覺滑動了下喉結。

女孩回過身，自桌底拿出 MD 隨身聽，站起身，將椅子歸位後，低頭操作機器，戴上耳機，聆聽著。

「簡直魔音傳腦！我錄這些噪音幹嘛！要荼毒誰？」

他聽著女孩的嚷嚷，不禁笑了出來。

難得她可以忍受快半小時。

跟著便是女孩踏出的畫面。

他按下停止鍵，關閉電源，收好東西，他看了看錶，爬樓梯上五樓，在一扇門外輸入密碼後進入學生會辦公室。

走到書架前，他抽出高一學生名冊資料夾，快速逐班一一翻閱。

兩百多位小高一的大頭照逐一查看，也得花不少時間，他一頁頁翻過前兩個班級，直到誠班，瞥過一個人名和大頭照，才翻頁，頓了一下，又往回翻。

高一誠班，武大悟。

五大物？武大悟！最吵的動物！

相片中的男孩比較稚嫩俊秀，但那深邃的五官和高傲的神色卻很難錯認，發育中正在變臉的男孩，近半年長相微幅改變也滿正常的。

有了姓氏，查找的速度加快，終於，他在最後一班看到她的資料。

高一勤班，武姍姍。

照片中的武姍姍一樣狗啃短瀏海，短髮，整張臉十分吸睛，嘴角勾著自信的微笑，那雙明亮大眼直盯著他……

他愣了好一會。

他往回翻到誠班武大悟，再交叉比對勤班武姍姍，同年同月同日生，原來這對姊弟是龍鳳胎。

很擠。九個月還膩不夠？

羅善治啞然失笑。

原來她也有個異卵雙胞胎弟弟。

這所貴族學校，通常學生非富即貴，不少更是既富且貴。

他們四維羅家，單以羅家來看，屬新興富豪，得加上他母親宋家幾代望族，才能沾上「貴」。

武……不算常見的姓氏，最有名的武家，連他這個對政商界、對自家事業體甚無興趣的也略有所知。

悠遊於政商界的武豐集團武家，是與宋家齊名的望族，近十幾年則是四維集團最大的競爭對手。

羅善治只思考片刻，便將資料夾歸位放好，不緩不急的去上課。

而那天，是他求學以來第一次遲到。

∞ ∞ ∞

許多年後，當羅善治從母親那兒聽到：「每個人的心裡，都藏著不同時期的自己，一個又一個，就像俄羅斯娃娃那樣。」他一層一層探索後，才覺悟他人生的行動準則來自六歲時的陰影。

六歲那年，他才開始獨立一間房，睡覺時，少了雙胞胎弟弟善能的沉穩呼吸聲，他有點不習慣。

接連幾天，保母好姨哄著時他會假裝入睡，等個半小時後，大家都睡了，他會悄悄地遊晃大宅，一間房巡過一間房，好像在探險。

善能又踢被子了。想到上次被傳染感冒，嘸嘸嘴，幫弟弟拉好被子。

拿起二哥善信床邊几上的故事書，《綠野仙蹤》，他翻到後面看結局，歪著頭辨識那些注音。

大哥去爺爺家住了。他爬上空床，圈緊床上的大獅子抱枕，將臉頰貼往毛絨絨的獅子臉，直到他聽見前院門開的聲響，他才發現自己睡著了。

前院、車子、大門開、夏管家輕聲問候、上樓的腳步聲。

他揉揉眼，是爸爸嗎？

他爸爸常常不在家，幼稚園其他小朋友的爸爸也常常不在家，不過不知道其他人的媽媽會不會也那麼愛哭？

他下床，將獅子放好、拉正床單和被子後，打開門探看。

媽媽房門開著，看起來像有人走進忘了關、或是有人想要走出但又走回去，所以開了一半。

他走近，停在門邊，聽到爸爸媽媽在講話——

「還有幾個？我最近才知道又有兩個，你到底還有幾個孩子？」媽媽問。

……到底還有幾個孩子？他轉轉眼珠，他們家就四個兄弟啊，媽媽怎麼會問爸爸？

「不會再有了。銘鈴。」

「啊！四個。」

對嘛。四個啊。他點點頭。

「銘鈴……我不介意妳一直打電話又不出聲，但妳知道這代表什麼嗎？妳這兩週來都沒睡。」

「你可以關機。」

「妳知道我不會。」

「放心好了，我不會再做傻事了。」

「銘鈴……我帶妳去看醫生——」

「為什麼我要看醫生，應該是你要看醫生！你的心怎麼可以這樣亂七八糟？」

媽媽突然像在尖叫，嚇得他後退一步，才想要回房，又駐足，媽媽上次才去醫院，又要看醫生嗎？

「好……我們一起去看醫生。」爸爸說。

「銘淇說我最應該做的就是離婚。」

「如果這樣能讓妳開心的話。」

「……我、我會盡快把孩子們帶回娘家，你、你告訴你父親，請他明天把善地送回來。」

「善地，不行。」

「為什麼不行！善地是我的孩子！你外面還有四個孩子！不需要我生的！」

「妳要離婚的話，讓善信和善治跟著妳——」

奇怪！他又不懂了！好奇心讓他不小心搭上門板，那不經意的力道讓門完全敞開。

「……為什麼外面會有四個孩子？只有大哥不在家啊。」他側頭問。

媽媽坐在床尾櫃、爸爸半跪在媽媽身前，父母同時望向他，臉上皆是驚



愕。

六歲那年，他亂入到一個場景，在那幾秒間，母親難堪、父親尷尬。多年以後，他會覺得自己說了蠢話，但六歲那年，他什麼都不懂。

或許父母當時的表情他想忘也忘不掉，自此，羅善治開始有睡眠困擾，不管多早多晚入睡，他總會在凌晨兩點左右醒來。

這源自六歲的症頭，將要到他三十一歲以後才逐漸改善。

∞ ∞ ∞

突然降下的大雨讓羅善治提早醒來，他看了眼鬧鐘，上頭顯示週一凌晨一點。

他鬆開環抱大睡獅抱枕的手，坐起身，看向窗外。

類似是什麼西南氣流引起的吧，氣象局說近日會有大雨豪大雨，請民眾多加注意，沒事不要前往山區。

總是在半夜醒來的他，對於踏出房間，永遠都有些遲疑，並不是怕鬼，而是怕遇見不想面對的真實，因為人生的某些真實，殘害心靈的程度，比鬼還可怕。

這種時間，善能一定還沒睡……

他放棄遊晃大宅的念頭，驀然起心動念，他落坐桌前，打開筆電，點開影片。

從她那女鬼般的自桌底爬出的畫面，至嚷嚷著魔音傳腦的抱怨，讓他每看一次笑一次。

她以為他不知道有偷聽，她不知道自己被噪音惡整，那隱形勝利讓他得意，此事不宜宣揚，卻值得再三回味。

不過……

他點開第二個影片，這是他上週一錄製的。他本以為能嚇跑她，是以按正常曲目練習，但為求謹慎，他還是錄了影，就見她仍在事後現形。

她一定很喜歡賴守成吧？才會無視魔音傳腦，願意再次躲藏偷錄音。

關於上次的那些噪音，她又對賴守成說了什麼呢？

影片中，她一手抓著 MD 隨身聽，爬出、蹲坐、蹬腳、站立一氣呵成，彎腰捏腿後立起身，拍拍制服上的灰塵，此次的她，白襯衫配格子短裙，雙腿修長，靠著長桌，低頭操作一番，掛上耳機，仰頭聆聽。

微笑綻現在她臉上，而那抹微笑觸動他某條神經。

她輕點著腳尖打拍子，像是專注於自己的音樂天地，這樣的畫面持續近十分鐘，直至武大悟一臉惱怒地衝進錄音室，拍著她的肩，她才驚醒。

「妳不上課了嗎？」男孩罵道。

她啊了一聲，彎身到桌底，才撈出書包，就被弟弟扯著手臂拉著走出錄音室。

當然，因為她，他那天上課再次遲到。

他重播影片，看著她的臉，看著她開心的臉，她是在重複聽他的琴音吧？

他的商借錄音還剩兩次，要繼續用噪音折磨她，還是練正常曲目，讓她帶笑聆聽？

他歪著頭，盯著她那美麗的笑臉。

連那狗啃短瀏海，他都覺得順眼了起來。

如果她只為錄音而來，為何事後會馬上聆聽，又露出這樣沉迷的神色呢？

她……是他的小樂迷嗎？

若是，他能讓他的小樂迷更開心嗎？

僅是如此的話……有何不可呢？

就算到頭來，她的確只為賴守成而來，那又何妨？這場校內比賽他還是會贏，儘管這勝負根本不重要。

他靠往椅背，想了想，一首、二首、三首……搖了搖頭，沉思片刻，在網海中找出吉他曲譜，將連結傳到善能的電子信箱。

由門縫的光就知道善能還醒著，他輕敲兩次，推門而入，善能臥在床上看小說，都高三的人了，還這麼悠哉，看來已走過情傷。

「你又失眠？」善能連頭也沒抬，問。

「收一下信，我比賽的曲目要練習，你明天幫我伴奏。」

善能揚起頭，眉毛挑得半天高。「我只會吉他。你不是已經請你學弟伴奏？」

「練習用吉他伴奏就夠了。」

「你不是偶爾會預錄自己的鋼琴伴奏？」

「一句話，行不行？」

善能扯了嘴角，笑。「行。當然行。難得讓你求。我等會再看曲目——等一下！你週一都很早出門！」

「我六點叫你。」他轉身時聽到善能「切」了一聲，他帶著微笑離開。

當日，第一堂課遲到近半小時，連三次遲到，國文老師判定羅善治行為脫序，發予紅牌一張、留校等候，待家長當日來校理解、說明、帶回。

優等生、前任學生會會長羅善治，生平第一次被師長判定踰矩，只為了那回饋小樂迷的小小音樂會。

∞ ∞ ∞

高級私家房車內，後排左座的羅善治看著窗外，任由台北街景匆匆掠過眼前，行至半途，他將視線收回，轉望大舅舅宋銘謙。

宋銘謙正閉目養神，不一會又揉了揉太陽穴。

收到紅牌實屬突然，他不願驚擾母親，更不想像善能一樣聯繫父親的祕書，於是抬出大舅舅的名諱，學校當然不敢不買帳。

他的理由很簡單，比賽將至，他求好心切，練習得忘了時間。

學校和老師接受理由、來校的宋銘謙也附和他的說法，還順道送他回家。

母親排行第二，和兄弟皆有超過五歲的年齡差，大舅舅宋銘謙一直是宋家掌門人，交際時文質彬彬，不開口時不怒而威。

「善治，」終於，宋銘謙開口了。「我不記得你想當音樂家。」

「大舅舅沒記錯。」

宋銘謙點點頭。「我想，今天的事也別讓你媽媽操心，對吧？」

他頷首。

「至於你爸——」

宋銘謙頓了一下，瞅向他，他只垂下眼。

有時，默契本身就能當句點。

「照你爺爺的打算，」宋銘謙又說：「你大哥只能留在四維了；至於善信，你小舅會讓他到空廚研發部。你呢？有沒有想做什麼？大舅這邊你想要什麼職位都有。」

他啟唇，想說什麼，但最後只是搖搖頭。「謝謝大舅。」

宋銘謙一愣，霎時笑了，靠往他，用力搓揉他的頭，弄亂他的髮。「我總忘了你是個小老頭。」

對方手移開後，羅善治坐正，又順手攏了一下頭髮。

他為什麼會找大舅舅？

六歲那年隨母親回娘家，可能他不自然的神色，在兄弟間特別明顯；又或者是母親和舅舅們說話時，曾將視線飄往他好幾眼，於是大舅舅趁空，蹲下身，盯著他的臉。

「善治怎麼從好奇寶寶變成小老頭呢？不開心？」大舅問。

他猶豫著，又搖搖頭。

「像小老頭也沒什麼不好，你們兄弟幾個，就你看起來最聰明，幫大舅、小舅照顧你媽媽，可以嗎？」

他閃閃眼睫，想到母親總是不開心的樣子，他點點頭。

宋銘謙摸他的頭。「乖。很好。」

他想了一下，決定問那個他壓了好幾天的好奇。「大舅……外面的小孩是什麼意思？」

宋銘謙眯起眼，語音哄誘問：「你從哪裡聽到的？」

他回想母親驚愕後的悲傷，父親尷尬後很快掛上淺笑，他又什麼都不確定了。

「是媽媽說的嗎？」宋銘謙又問。

為什麼大人都不回答他的問題呢？

他憶起那夜，母親別開臉，父親起身，朝他伸出手，說著來吧善治我帶你去睡覺。父親牽他回房、抱他躺上床、幫他蓋好被、站在床邊等他閉眼，而後關燈離開。

他眨了眨眼，搖頭。「對不起，大舅，我聽錯了。」

宋銘謙雙眼直視著他，看得他有點害怕，但不一會兒，大舅舅笑了起來，又拍拍他的頭。

「沒關係，其實是大舅太擔心你媽媽了。」說完，又揉亂他的頭髮。

「以後有什麼想問大舅、想跟大舅說，統統都可以，就算是打電話叫大舅帶你去買玩具都行，知道嗎？」

他點點頭，再順手把髮攏好。

十一年後，宋銘謙信守承諾，擔任一日家長，到校領他回家。

抵達羅家大宅前，宋銘謙說：「我不進去了，跟你媽說我找她打網球。」

「好的，大舅。」車停妥，他正打算致謝告別，又見宋銘謙笑了起來。

「善治，今天這事，是因為女孩子吧？」

他原想否認，但終究笑了。「是的。」

「沒想到你是最晚開竅的，不過記得，別欠感情——」

他才要開口應允，只見宋銘謙頓了一下，又說：

「——我老忘了，你外表最神似你父親，個性卻最像宋家人。」

「……」

宋銘謙莞爾一笑，又開口：「你小舅舅那套，或許你是唯一有聽進去的。」

羅善治感覺自己雙頰燥熱，沒法回應。

小舅舅那套，說的是宋銘淇在他滿十六歲的生日會後，喊住他闔室密談，結果卻是拿出一個鋁箔套。他瞪著那個保險套，猶豫幾秒，看對方的手僵在那，才要接過，小舅舅又把手縮回去，直盯著他。

他有時候覺得，小舅舅看著他的樣子，彷彿他的外表就是一種原罪。

「若禁不起十次約會，」小舅舅說，再次將鋁箔套遞往他。「不過就只是賀爾蒙作祟。」

他後來才在兄弟間的笑鬧中得知，小舅舅對他們每個人都來這套。

才恍神幾秒，車已停妥，他道別，候在原地等車駛離後才轉過身。

他跨大步走過院子，剛踏上門廊，夏管家即打開大門，迎上前喊了聲善治少爺，他只點點頭，夏管家跟在後頭追問用晚餐嗎？他搖搖頭，三步做兩步躍上樓回到房間。

武姍姍今天到底在搞什麼鬼，怎麼可以拖了二十分鐘才離開，而那個姊控武大悟居然沒出現。

他一直找不到時間查看。

他鎖上房門，隨手將背包、琴箱拋在床上，撈出攝影機，倒轉。

倒轉的速度讓他不耐，一看到自己離開便按下停止，而後播放。

收音間空無一人、持續無聲的畫面近兩分鐘，讓他差點想快轉。

而後，兩張椅子緩緩滑開，她爬出來，頭撞上桌腳、「哎呀」了一聲，左手拎著 MD，右手揉著頭，就這樣席地而坐。

所以是撞到頭，頭暈了二十分鐘？

但至少，他看到她離開，行動舉止正常。

他任由攝影機繼續播放，只看著她那一頭亂髮，倒是她暈頭的樣子，讓那表情有點傻，臉有點紅。

看著這樣的她，莫名地，那條被觸動的神經又躍動著。

她今天沒有揉捏雙腿，呆了好一會後，戴起耳機，拿起隨身聽按來按去，他猜她在搜尋段落，直至找到她要的，她靠往桌腳，閉上眼，就這樣聆聽了起來。

起初，她帶著微微的笑，身體有節奏地微晃著，腳間歇踏點著，他數著節拍，她在聽 **November Rain**？

二十來秒後，她眉心皺起，直到某段，她臉上肌肉顫動，眉頭鎖得更緊，他可以感覺她頸肩僵硬起來，像是因為琴音的激昂與拔高共鳴著，而後她慢慢放鬆，直到最後，她睜開眼睛，嘆了一口氣。

她沒有起身，又低頭操作機器，跟著頭靠往桌，微仰頭直盯著前方，像是有人在她眼前與她對話——專注、或說著魔。

他按下暫停，伸指在螢幕上畫條直線延伸她視線投射的方位，她在盯著……攝影機？

他順著直線來回挪移，模模糊糊領悟到，她目光鎖在他拉琴時的站位。

他皺著眉，繼續播放。

他跟著她打拍，幾乎可以從她的表情聆聽到自己的樂音……他腦中有同樣的旋律，為她的表情配樂。

他彷彿在看無聲的默劇，探究她的神情解碼她的心境。

再之後，祕密揭曉。

她又操作隨身聽，重複三次 **November Rain**，加上她發愣的時間，約二十分鐘。

她這次閉著眼，少了強烈的表情，她臉上僅剩極細微的線條牽動，反讓他感受到壓抑。

他微微後退一步，驚訝自己在共鳴著她的共鳴。

樂曲終了，她睜開眼。微笑。嘆氣。

「原來真的是這樣。」她說。未覺戴著耳機的自己嗓音過大。

什麼是怎樣？他呆了一下。

「羅善治，」她又嘆氣，接著一抹少女微笑浮現。「小偷！小偷！」說完，她笑著看錶，似乎不意外時間的流逝，站起身，收好椅子，踏出。

他傻了幾秒，很快倒轉重播，以便聽清楚她到底在講什麼鬼。

原來真的是這樣。她說。羅善治，小偷，小偷。她微笑說。

他覺得有點暈眩，或許是盯著小螢幕又站太久了，瞥了眼方位，很快癱坐在沙發上，仰頭瞪著天花板，疑惑著。

原來真的是這樣。羅善治，小偷，小偷。

……？

他回想她反覆聆聽的那些神情、他腦海浮現她的微笑，猛然地——耳邊莫名傳來武大悟的問句。

**妳聽著古典樂時有沒有想著他的臉？想著他的臉時有沒有偷笑？**

他再次盯著螢幕上那張笑臉，喉結滑動，他眨眨眼，陷入沉思。

次周，本該是最後一次，但他沒有去收音間錄製自己的琴聲。

他那天起得晚，正常時間上下學。

## 第二章 少女武姍姍

武姍姍十六歲時，因練拳對打 K 到賴守成的頭，對方事後向她告白，由於絲絲愧疚，她沒有用拳頭直接拒絕，這樣微小的差池，使她的戀情之路因而產生波折。

事情的開端，是賴守成到武家道館學拳。

「嘖嘖，秀色可餐地。」

衛維揮出一拳後，視線飄向賴守成，嚷著。武姍姍側身避過，補上右拳，衛維躲得晚了，那一拳便擦過衛維的頭套。

「要看著我，」姍姍笑。「這樣我才知道秀色可餐是在稱讚我。」

衛維後退一步，立定，晃了晃腦，瞪往姍姍。「可惡！勝之不武地。我說妳！」

「美色誤人地。」姍姍來回躍步，攤著拳套比著再來吧的手勢。

「總有一天我一定會打敗妳。」衛維火大，走到姍姍的斜對角。

「隨時候教地。」姍姍雙眼盯著對方的步伐。

「不要學我用情緒副詞！」衛維跨前，先右手空拳，再補左鉤拳，姍姍後仰避開，衛維出擊失敗。

你來我往十幾回，衛維始終佔不到上風，兩人練打完畢，直起身子向對方躬身致意，一道走往板凳休息區。

武家道館生意很差，極為低調是主因，兼以嚴格挑選學員，只收身家清白或是名門後代。

「他是妳學校的吧，」衛維喝水，順便問。「制服一樣。」

「唔。嗯。」姍姍擦乾汗水，再拿起保溫瓶暢飲溫水。

「賴家的，那個政治世家？」

姍姍點頭。賴守成的父親連任七任立委，他祖父先前是黨鞭。「妳好像太熟悉政界了？」

她知道賴家背景，是因為賴家和武家一向交好，一般普通高中生哪會知道這些。

「嗯嗯嗯，我立志當豪門動態達人。」衛維捏扁礦水瓶，隨手一拋，正中垃圾桶。

「願嫁金龜婿地？」姍姍揚起嘴角。

「不要亂用情緒副詞。那是我發明的。」

「不考慮我弟弟？」

衛維瞥了眼正痛毆沙袋的武大悟，抖落滿身雞皮疙瘩。「我對話比我多的男性沒興趣。」

姍姍才想回話，總教練古叔叔拍手召喚大家的注意力。

「換組練打。」古叔叔喊著。「姍姍，妳和守成一組。」

「別把他打死了！」衛維在她起身時說。

「放心有保險。」姍姍笑回。

她走到賴守成身前，互相打了招呼，兩家往來已久，早已見過十來次，稱不上熟但也不陌生。

「姍姍，不用放水。」賴守成笑起來，漂亮的臉堪比偶像明星。

「你是認真的？」

「會怕就不會進步。」



「真不怕被打？」姍姍挪移身子。

賴守成移動步伐，試著和她保持斜對角。「無謂的擔心等於折磨自己兩次。」

是膽子大還是不知道要怕啊？姍姍暗想。

她採取守勢，示意對方先攻，賴守成用力出拳，她閃開，防守之際回了個右勾拳，不輕不重打向他腹部。

賴守成咬牙退了一步，她上前再補一拳，賴守成忍痛盲回，一拳擊在她手臂上，她笑了笑，稍微退開。

「你被打後閉眼了，」她說。「還有，你出拳沒用腰力，拳頭會很軟，還會增加空檔。」

「用腰力？這樣嗎？」賴守成見她點頭，原地測試了幾次，跟著越挫越勇出拳。

姍姍沒料到賴守成這新手毫不示弱又勇於攻擊，甚至會先出虛招。躲過他的右勾拳，眼看左勾拳正向她面門襲來，她偏過臉，右手反射揮出，賴守成只攻擊忘卻防守，左臉吃了她一記直拳，整個人被 KO 倒地。

姍姍兩大步奔至賴守成身旁，蹲下身，她脫下自己的拳套、頭套，也卸下他的。

「哈囉！你聽得見我嗎？」她在他眼前晃晃手。

「……我剛才眼前一黑，腦袋瞬間一片空白。」賴守成坐起身，拿掉護齒，用手背擦掉鼻血。

「頭有沒有暈暈的？」她再問。

「蛤？」賴守成愣愣地盯著她，看得兩眼一瞬也不瞬，而後傻笑。

「哈囉？」她打著響指。「頭有沒有暈暈的？」

「還滿暈的。是說……姍姍，我現在才發現妳很漂亮耶。」

「我知道我很漂亮，但你剛被我打到頭，語無倫次很正常，有沒有看到星星或者亂碼符號在眼前飄？」她問。揚起右手，向古教練揮了揮。

賴守成只是看著她，沒有回答。

「這是幾？」她豎著三根手指。

賴守成眨了眨眼。「妳的瀏海很像狗啃，但好可愛。」

「想吐嗎？」

「我的話讓妳想吐？」

她抽了下嘴角。「我問你會不會想吐。」

「那可能是我耳鳴的關係。我不想吐，但我有奇怪的、幸福的錯覺。」  
賴守成說完又笑。「我想我戀愛了。」

當下，武姍姍覺得賴守成被她打成白癡了。

古教練和護理員湊近，檢查賴守成的狀況，賴守成乖乖配合，從轉動眼珠到簡單你問我答，神智和動作都還算正常。

「以身相許地。」衛維步到她左邊說著。

「狗嘴吐不出象牙地。」姍姍回著。

「為什麼運動神經這麼差的人要來學拳？」衛維身畔傳來武大悟的聲音。

姍姍看向弟弟，這時衛維繞到她身後，改站在她右邊，武大悟見狀，故意又走到衛維身邊，衛維此次繞到她身前，改站回她左邊。

「你們在爭誰當 N 極、誰當 S 極？」姍姍瞥了瞥左右兩邊幼稚的人類。

「我不想站在汗臭的小鬼身邊。」衛維說。

「我在測試汗臭能怎樣逼死人。」武大悟說。

左右兩邊異口異聲喧擾著，姍姍翻了翻白眼，將注意力送回賴守成，剛好接收到對方的炯炯目光和傻笑。

她眼皮猛跳。

她是豪門千金，她應該要和其他富家女一樣，談名牌、論潮流、講究美姿美儀，才不會像這樣周遭充斥著粗魯的幼稚鬼和傻蛋。

但花不少時間在武家道館練拳強身，是爸爸做的決定，她滿喜歡這樣簡單充實的生活。

她的分心沒能持續幾秒，只見賴守成已站起身走過來，滿臉笑，問他哪裡需要改善。

「……」這人是打不死的蟑螂？

「不是哪裡，是全部！防守、拳力、反射能力，通通都要練！」武大悟看不下去，直接說。

「這樣嗎？」賴守成扭著腰揮拳，反覆數次，確認著。

姍姍和大悟同時看往古教練，古教練抬眼看天好一會，才拉開賴守成到沙袋旁做個別指導。

「原來他是過動兒？」衛維問。

武家姊弟只轉轉眼珠，沒多做評論，只是他們的災難尚未結束，準備回家時，賴守成追上他們，緊跟在姍姍身後，擠進後座中間，霎時後座充斥三個青少年的汗水臭味。

「姍姍、大悟！介不介意讓我搭便車？」

「介意。」前座司機回答，轉頭瞪了賴守成一眼，降下車窗。

「司機大哥，我有話跟姍姍說。姍姍可以吧？」

姍姍看著那張紅腫的臉，又瞥見大悟唇語、指手畫腳著「你把他腦子打壞了」，於是點頭。

「劉叔叔，開車吧。」她說。

司機劉叔咕嚕一聲，發動引擎上路。

「姍姍——」賴守成清了清嗓。「我今年十七歲血型 A 型身高一百七十五公分體重六十八公斤巨蟹座。妳知道嗎？巨蟹座都是顧家的好男人。我平常喜歡拉小提琴，假日會陪我爸做選民服務、四處奔走傾聽民眾的心聲——」

「姍姍、大悟，後面有輛車一直跟著我們。」劉叔打岔。

三個後座青少年回頭。

「那是我讓我的司機跟著，等會讓他送我回家。」賴守成解釋。

姍姍看到大悟對賴守成的後腦勺翻白眼。

「講到哪了——」賴守成轉回身，看著姍姍。「我的意思是，未來我也會從政，我認為從政者就是用心傾聽所有人的心聲努力顧及眾人的考量，所以我會從基層做起，我在經營一個在地的社群論壇就是要了解各族群的聲音當然這只是讓妳知道我未來的方向……」

連珠炮？沒有空檔的長篇大論？可以把她打暈嗎？

到底是武家還是賴家比較有勢力？打量他會怎樣嗎？媽會罵她嗎？  
喔……一定會。媽已經夠討厭她學拳了。

姍姍回想印象中的賴守成，他是這樣過動與多話嗎？嗯，沒印象——她不會真把他腦子打壞了吧？

「……我這個人最大的優點是認真，只要想做的事就一定努力做到做好不輕易放棄，我常常覺得我的成應該帶言字旁……」

姍姍看到大悟從背包撈出隨身聽，戴上耳機，她抖著手指著弟弟。

賴守成一愣，轉頭望武大悟，姍姍趁機用唇語罵弟弟。「叛徒！」

「剛好——大悟戴上耳機，那我就直說了——」

前座的司機清清嗓，但賴守成置若罔聞。

「抱歉，我一緊張就會變得很多話……講到那了？我的意思是，我爸爸跟你媽媽提過幾次，未來我們兩家可以結成親家但我從沒認真想這件事，可是今天——」賴守成頓了一下，笑了起來。「妳願意跟我交往嗎？」

她盯著對方，視線所及，看到大悟用手指著賴守成的後腦，搖搖頭。

青春期以來，她早被告白無數次，但從小跟大悟打到大，她覺得男孩子都很幼稚。

她想給隔岸觀火的大悟一拳，忍住、忍住。她又看往賴守成，唔，那張快黑青的臉滿是誠懇。

「我才十六歲。」於是她回。

「當然，我知道。我也會先問過你媽媽而且我講的是未來但是我認為我們會是很適合的一對。」

前座的劉叔大聲地清清嗓。

她遇上天敵了？無法打昏、沒能打斷、又說不通的？

「若我十八歲再考慮這種事，你不會介意吧？」她反問。

「妳是對的思慮周到又謹慎！不過我明年可能會偷跑又問妳一次。」賴守成微笑。「說到這我覺得我有點太瘦，學拳不只可以防身也可以變壯，雖然我不想練成肌肉猛男——」

前座的劉叔哼了一聲，用力握住方向盤的手臂肌肉賁起。

「但男人要強壯一點女人才會有安全感，健身也是為了身體健康著想，對了我注意到，妳的體態優美修長我記得妳從小就練跆拳道對吧……」

後面賴守成講些什麼，姍姍已徹底分心神遊了。

誰會想到政治世家出身的漂亮男孩，竟然是個可怕的話癆呢？還是……她把他傷成話癆了？

武姍姍有個小秘密。

那本來是一個湊巧，再加上一點好奇，湊巧加好奇成就了一曲帶有粉紅泡泡的綺思樂章。

那個周五，輪到她值星打掃社窩，她奔進社辦大樓，爬上二樓，在路過音樂室時停步，她聽到樂音，側頭探看。

賴守成下巴抵著小提琴，眼眸垂著，專注拉琴；還有人彈著鋼琴、拉著大提琴為他伴奏，三人都沉醉在練習中似的。。

很好！他臉上的黑青快退光了，她可以擺脫心頭那少量的愧疚感了。

她不懂古典樂，很難分出良窳，只覺得曲目還算好聽，但不一會兒，有人大聲喊停，她歪頭，看到裡面站著一個中年女子。

「守成，你高音太高了，我都快被你掐死了，你是聽力和手指肌肉沒認真練習，還是又換琴？」

「對，換琴了。」賴守成點點頭。

「趕快習慣新琴，要不然換回舊琴也好一些，回家聽聽你自己的琴聲，才知道音過高了。」

「好的。」賴守成應著，手指在琴弦上撥弄測試，他的兩個夥伴則紛紛收拾樂器和細軟，只有他仍沉溺在自己的世界。

看來他腦子沒壞，言行舉止正常，也沒上週話癆模樣，她可以閃人了……

「姍姍！」賴守成突然抬頭，目光對準她，笑得燦爛。

來不及閃，被拉到一角，於是她報以微笑。「你好多了吧？沒有頭暈想吐了？」

賴守成隨便地揮了揮手。「我很好。謝謝妳來看我練習——」

「我其實——」只是路過。

「下下個月有音樂比賽我正在加緊練習，當然我的拳擊也不會荒廢，不過我今天傍晚和網友約好去環堤大道看道路設計有些交通事故其實是道路設計的問題，要晚一點才能去道館——糟糕……」

她看著門框上排隊疾行的螞蟻，深色木頭無疑給螞蟻保護色——嗯？他剛問了什麼嗎？

「我一緊張就會很多話，我突然想起來，我上週很多話，那一定很蠢——我現在又很多話了對不對？」

嗯？還有自知之明？看著賴守成那認真又懊惱的神色，姍姍忍不住笑了出來。

賴守成一改連珠砲，只傻傻盯著她。

「……」呃。

「我、我會記得明年再問妳。」賴守成頓了一下，又說：「屆時我會更強壯小提琴也會練得更好，我學小提琴就是因為小提琴可以傳達感情，到時我很緊張的話就拉琴給妳聽就好，有個高三的羅善治他的琴音就很有感情，上次比賽我就是輸給他，當然假以時日我也能拉得一樣好……」

她思緒又開始漂移，倒是——

「羅？……羅善治？」她問。

「對！我記得你們家跟羅宋家族有些紛爭不過宋家支持的政黨跟我們不同派系，他們偏右我們偏左，政治的光譜就是這樣有時是真正的中心思想但大多時候都是為了選票考量我為什麼講到這裡——」賴守成暗咒了一聲，才又開口：「妳等一下我馬上回來。」

唔……閃人或不閃？真是好問題……

她沒來得及決定，賴守成再次出現，遞給她一個精美的提袋，她接過，是當紅高價甜點，每日限量供應。

「我本來想今晚帶給妳，但道路設計這種問題恐怕要花些時間理解畢竟要實地探勘並觀察車流就像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怕今晚趕過去時妳已經先回家了，剛好遇到——啊！反正，姍姍，週末愉快。」

她愣愣接過，才要踏往不遠處的社辦，轉念一想，決定假裝先回家，她揮手道別，下樓梯，瞥見賴守成踏回音樂室，才溜上樓，跑進社辦打掃。

畫研社裡一堆亂放的畫筆、畫架、畫材、臨摹品項，有些社員嬌生慣養兼疏懶，排輪值就是避免社窩變成垃圾坑，她早先趕上課，臨放學前才想起自己輪值，急忙忙來歸位、打掃。

剛好到一段落，手機響鈴，她接起。

「妳在哪？」大悟等她等不到，口氣有點火。

「我馬上到。」她拎起背包，按密碼鎖門，與弟弟會合，赴武家道館。

直到周日晚間，她才憶起那袋點心還留在社辦，她想像蟑螂與螞蟥大飽口福肆虐的殘骸，決定週一早趕去毀屍滅跡，以免潔癖社長大發雷霆。

那天，她很快收拾殘局完畢，匆匆下樓，轉角一彎，看到廣播室門開著，她一眼看到那張畫——

咦？

誰畫的？這裡的學生嗎？

她好奇踏入，湊近那張畫探究，那是張滿滿人群的畫，人物雖栩栩如生卻淡化處理，每個人都忙著開口說話，但每張嘴卻被畫成大聲公，每顆心臟都閃亮通紅宛若噗通噗通，嗯？是表示每個人都極度想被聽見嗎？

她拿出手機拍照，打算問社長這幅畫的來頭，才要轉身踏出，腳步一絆，連退兩步穩住步伐，手機自掌心滑落，她低頭查看差點絆倒自己的元兇，原來是背包的背帶……

背包？她視線掃向全室，愕然發現譜架上有譜、旁邊椅子上有把小提琴……

原來這裡有人？

人呢？

她突然有股作賊心虛的奇妙感覺，她告訴自己該趕快離開，啊！手機！她彎下身查找，發現手機落在桌下，她蹲趴著才打算撿起，這時——

廣播室外門關起、腳步聲，啊，她屁股朝外得倒退嚕……她穿著裙子！很難看！她直接縮入桌下，極速拉好椅子定位，將書包抱緊在胸前，心跳得猛烈，只能任由一連串的動靜逼近自己：收音間的關門聲、足音、一雙腳在椅子前定位、那雙腳走到譜架前……

她聽到自己砰砰砰的心跳，連忙將手機靜音，又馬上判定自己的愚蠢一定刷新金氏世界紀錄，她幹嘛不正面迎向來人，告訴對方，她只是對那張畫好奇進來看一下……

畢竟，萬一是廣播室的主播來晨播，一拉開椅子，她不就被逮得正著、百口莫辯了嗎？

她緊張得無聲傻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智商最低的人，但才這樣想，悠揚空靈的琴音傳來，溫柔地像在對她說話，輕吟呢喃著……

咦？

為什麼她會哼唱？感覺朗朗上口？

熟悉的樂音持續飄入耳，她聽過，她會唱……

喔，爸爸老愛哼這首歌……

聽著輕柔的樂音，爸爸手握成拳，充當麥克風，隨興哼唱的畫面竄到她眼前——

Wise men say

Only dad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Shall I sing?

Or just let me sing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

她覺得眼睛痠痠的，明明是溫柔的情歌，爸爸卻用誇張逗趣的表情和抖音、刻意改了幾個歌詞，對著她和大悟哼唱著，彷彿他們是最美麗的公主、最可愛的王子，他最珍貴的寶貝，他這個做爸爸的會為這兩個寶貝奉獻一切、甚至生命……

她腦海又浮現爸爸握著她的手，帶著她調色、塗鴉、畫畫，本來在算數學的大悟跑過來亂調色，好好的紅綠黃變成一坨髒，她火大，將那坨色抹在大悟手上，大悟二話不說，反將那髒色貼上她面頰，她氣得反擊，兩人打起顏料大戰，一直嚷嚷叫他們別鬧的爸爸也被波及，她和大悟看到爸爸七彩的臉，兩人哈哈大笑，惹得爸爸加入戰局，三人全身都被水彩顏料弄得五顏六色……

還有爸爸帶她和大悟到海邊堆沙堡，她的掌側不小心被玻璃劃傷，爸爸一看見血，掏出手帕包好她的手後，便抱起她大步跑著。

「姍姍，不怕，不要哭——」

「我沒有哭——」

「別怕，爸爸帶妳看醫生。」爸爸邊跑邊說，還不住輕拍她的背。

她看著大悟拎了爸爸的鞋在後面追，聽著停在路邊的劉叔趕忙問，爸爸說快開車、到醫院，抱著她上車才想關車門，她看著大悟邁著小腿趕著，提醒爸爸，爸爸一驚，連忙用力向大悟招手，等大悟坐上車後又拍拍他的頭，說，大悟對不起啊爸爸不是故意的……

聽到紙張翻動聲響，她從回憶中醒來，但情緒仍困在過往時光。

結束了嗎？

安可！再拉一次好嗎？



她當然沒有喊安可，也沒能喊，她聽到按鍵操作聲，鋼琴樂音傳出，跟著小提琴音加入。

是她沒聽過的樂曲，初時柔美悠揚動人、蕩氣迴腸，好似在訴說美麗的愛情故事，漸漸消散了她原本的絲絲哀傷，讓她開始沉醉在溫柔的氛圍裡；而後，曲風轉為輕快俏皮，一拍兩拍三拍樂音舞動心跳跟隨應和，她不禁微笑，直想跟著節拍擺動，這到底是什麼曲子？居然有這種讓人開心得想手舞足蹈的音樂！

——旋律一轉，慢慢的、輕輕的，像在說悄悄話，近似在她耳邊細語呢喃，正當她快融化之際，樂音又俏皮起來，彷彿一把將她拉起轉圈跳舞，一圈兩圈三圈，她像是開心的少女，快樂地圈轉著，一步兩步轉圈轉圈，整個場景似是歡樂的舞會，喜悅洋溢，直至樂音瞬間止於激昂。

……她有點傻住。

她從沒想過小提琴樂音可以這樣深入她的心靈與意識。

她突然想知道是誰在拉琴。

又是紙張翻動聲，她看到那雙腳交換重心，她彎曲身體，將頭歪到極限，但椅縫視野有限，她只能看到對方身著高中部男生制服。

她心念一動，拿起手機，按下錄影鍵，仰高鏡頭。

第三首也是她不知道的曲目，她很難說自己喜不喜歡這首，感覺有點太過憂傷……但後段激昂濃烈、再轉為輕快活潑直至終了。

之後，傳來腳步移動、收拾東西的聲響，不一會，收音間門開、關上，細微的足音，廣播室門開、關上。

她癱下舉著手機的手，點開剛存好的錄影畫面，畫質很差，但鏡頭的角度正好對著那張臉，那人眼眸半垂，下巴抵著琴，左手撥弦、右手拉弓，臉上沒有什麼表情，而那張臉——

是張英挺帥氣的臉。

莫名的，腦中的資訊自動連結，得出一個結果。

他……一定是那個羅善治。

手機來電打斷她，大悟的名字和號碼映在眼前，她才驚覺已逼近上課時間，她爬出桌底，將椅子復位。

她無法理解為何腦裡始終有那些樂音盤旋。

她無法分析為何她時不時點開那個畫質很差的影片。

她無法解釋自己的鬼迷心竅。

次週一，她帶著姑且一試的心情早起、抵達廣播室門前，緊張而後失笑，竟然沒上鎖，她想，大概是這裡的學生都富有到不可能來偷盜這些市面上買得到的東西。

她躲入桌下，聽著由遠漸近的足音，聽著物品擺放、紙張翻頁的聲響，她感到雀躍與期待。

嗯！下次她要帶 MD 來錄音。

當小提琴樂音傳來，縮在桌底的她，雙臂環膝，將臉靠在膝蓋，聆聽屬於自己的祕密獨奏會。

∞ ∞ ∞

武大悟邊壓腿，邊看著道館一端，正在指導賴守成的姍姍。

他撇撇嘴，他不是真的要嫌棄賴守成這傢伙。

畢竟這傢伙，除了話非常多之外，他還沒能挑出什麼大毛病。

賴守成長得漂亮，不矮，出身頗有清譽盛名的政治世家，人又有種固執的認真，做什麼事都不屈不撓，比方來學拳，被姍姍打到頭，反而越挫越勇，來得加倍勤快，不恥下問，纏著姍姍，簡直把姍姍當個人教練——

他眯起眼，那兩人靠得太近了吧？

他站起身，雙手抱胸，盯著姍姍示範過肩摔。

姍姍挽起賴守成的右肩，模擬轉身、頂人的技巧，但賴守成靠得太近了，下半身身側就貼著姍姍的腿……當然，貼越近越好摔……

至少賴守成面色專注、沒露出噁心巴拉的表情。

而後姍姍上提手臂、破壞賴守成的重心、屈膝，便將賴守成摔往軟墊。

賴守成很快站起身，交換練習。

幾個動作不到位，都摔人失敗，姍姍便再一次講解。

跟著，他看到賴守成露出傻笑，好像姍姍是可口的巧克力蛋糕——夠了！到此為止！

「我來！」他走近，看到賴守成眼皮跳了一下。「摔人嘛，要摔就摔最難的。」

「當然。」賴守成完全沒抵抗，很快點點頭。

哼！賴守成就是不夠強悍，所以他覺得一點都不可靠。

「不准殺生。」姍姍瞥了他一眼，低聲說，便走到沙袋前，戴起手套，揮拳練習。

嘖！就是這樣。他才搞不清楚姍姍到底喜不喜歡賴守成！

難道姍姍只把賴守成當弟弟，僅因為他這個弟弟失職，讓姍姍缺乏當姊姊的樂趣？

「大悟，我們姍姍很漂亮吧？」爸爸生前老是這樣炫耀著。

「過一百年後再問我。」他回爸爸。

爸爸笑了笑。「爸爸講過——」

「大概一千次，你過中年才得一雙兒女，女兒姍姍來遲，兒子讓你大徹大悟——」

「可是爸爸今天不是要講這個。」

他聳了聳肩。

「你知道雙胞胎，先誕生的其實是被後面那個踢出來的，姍姍可不是自願當姊姊的哦。」

他揚起眉。

「所以你應該當個好哥哥，是不是？」

這大概是爸爸的遺願吧。

開這間道館，是不務正業的爸爸保護女兒的舉措。既然爸爸的遺願是這個，那在姍姍變強之前，他就勉為其難當姍姍的保護者好了。

偏偏這一個月來的每週一，姍姍居然自行提早到校，他上回好不容易堵到人，這次她竟敢更早出門。

為了賴守成值得嗎？

哼哼。

他得好好觀察。若不是個好傢伙，他管對方是什麼來頭。

賴守成在他的折磨下，總算成功把他摔落一次，真是可喜、可賀、可交差、可擺脫了。

他目光搜尋到古叔叔，又睨往牆上的鐘，古叔叔意會，即揮手召人陪賴守成練打。

「妳今天錄到什麼？等會要給賴守成？」他走到姍姍身旁，問。

姍姍揮汗如雨，邊攻擊沙袋，回著：「都是噪音。」

「那走吧，再晚那些家教又要跟媽打小報告了。」

姍姍點頭，停下動作，喘了喘氣，拿起毛巾擦汗。

司機劉叔早等在外頭，兩人上車後，車內霎時瀰漫濃濃的汗臭味。

「妳今天比我臭。」

「你確定？你臭的可不只有汗！」

他笑。汗臭有什麼，他可以和姍姍比誰嘴臭。

不過劉叔顯然受不了，關掉台語老歌，降下車窗，讓空氣流通。

他們是幼稚的雙胞胎，姍姍說不了他，就會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他運動後懶得先洗澡，姍姍抗議幾次無效後，乾脆跟他比臭。呵呵，他就來看看姍姍能忍受自己臭多久。

瞥眼見姍姍拿出耳機和 MD，「妳不是說都是噪音？」就他上次聽到的，他覺得還不賴。

「噪音是分等級的，比起你這槍蝦等級的噪音……」姍姍睨了他一眼。

噗哧。他轉轉眼珠。好吧，論鬥嘴，姍姍比他厲害。

抵達家門，車子駛過庭院，在大門停下，管家上前來迎，他的數學家教和姍姍的英語家教已候在客廳，管家仍詢問是否先用餐。

他瞅了眼姍姍，姍姍請管家送上三明治，打算邊吃邊上課，他翻翻白眼，三明治哪吃得飽，但看到面色微愠的家教們，只好勉為其難點頭。

自從爸爸驟逝後，他們快樂悠閒的生活便一去不復返，母親聘請各科家教，就連藝文類也沒少，把他們的時間排得滿滿的，去道館便成他們唯一的歡樂時光。

自從爸爸驟逝後，母親仍如常掌管武豐集團，早出晚歸，雙胞胎的生活裡，只有管家、家教和學校，以及他們好不容易爭取到的練拳時光。

這棟大房子，要不是有姍姍跟他鬥嘴，簡直死氣沉沉。

∞ ∞ ∞

武姍姍身著藍色小洋裝，足踏低跟鞋，短瀏海往右分，長髮吹捲綁了個蓬鬆的高馬尾，臉上添了睫毛膏、淡淡腮紅和唇彩。

「我還是不瞭，為什麼我們要來給賴守成捧場？」坐在她左邊的大悟扭動身軀調整坐姿，低語問著。

喔，長話短「縮」的版本是：賴守成問，姍姍，妳要不要來看我比賽？她直覺問，是第一排的位子嗎？當然，賴守成說，所有參賽者的親友都是坐第一排。她在賴守成回著「當然」的時候，就點頭了。

「有人逼你來？」她反問弟弟。

大悟聳聳肩。「我只想看看賴守成沒講話時長怎樣。」

噗哧。「你這是烏鴉在笑豬很黑？」

「呵呵。至少我是烏鴉不是豬。」

「貧嘴。」姍姍忍笑失敗，拍了弟弟一下。

這場音樂比賽排在週六午後，參賽者皆是名門二代，觀眾皆盛裝出席，她也不免於外。

觀眾席上有些政商人士正互相寒暄，氣氛頗為熱烈。

她和大悟坐在第一排左側，她右邊的位子還是空的，空位的右側，正對舞台中央的那三個位子，坐了三個西裝筆挺的青少年，她微微前傾探看，眼熟的感覺襲來，很快領悟那是羅家兄弟，最靠近她的那個頭髮微長，中間那個秀氣可愛，再過去那個年紀稍長，卻是長相最似羅善治的。

四維羅家四兄弟。

他們也算學校裡的知名人物——不論畢業與否。而觀眾席這三位，他們是照排行坐吧？那就是羅善地、羅善信、羅善能了。

察覺到她的探視，那幾個羅家人，一個目光直射過來，一個側過臉，一個轉過頭來，她縮回身坐正，再若無其事地回視並附上微笑致意。

「妳在幹嘛！那可是羅家兄弟！」大悟在她耳邊低吼。

她轉過頭，「噓！」制止大悟的音量。

「姍姍！」

突然，有人喊了她的名，鄰座有人入座，她轉回頭。

當然。「賴伯伯。」

「謝謝妳來幫守成加油打氣。」

她有些心虛，是以只掛上笑點點頭，幸好，對方也和羅家老大攀談起來。

她將目光移至手上的比賽曲目單，快速掃描，很快找到這一組：

§ 高三智班 羅善治\小提琴（鋼琴伴奏：高二智班 蔣至勤）

※ November Rain - Guns N' Roses

※ Csárdás - Vittorio Monti

這是壓軸，最後一組參賽者。她視線上移，前一組則是賴守成。

燈光暗下，熱烈的氣氛靜下，鋼琴獨奏、弦樂合奏、豎琴……參賽者輪番登場，姍姍核對著曲目，聆聽著各組表演，思緒亂飄。

上週一她到錄音室躲了好一陣子，終究撲了空，她想，羅善治應該已練習夠了吧。

她反覆聆聽最後一次錄到的、還不知其名的曲子——大概有三百次了吧。

那三首曲子，第一首浪漫輕快，第二首有人進來彈吉他幫他伴奏，第三首則是之前聽過的，讓她覺得像在跳舞的曲子。

今天他演奏的曲目會是她聽過的嗎？

那第二首，吉他伴奏得簡單隨性卻又相得益彰，小提琴樂音則悠揚激昂，如泣如訴，既壓抑又奔放，高亢又激情，那高音甚至飆竄到她的潛意識，使她心靈深處溢滿澎湃濃烈的情緒，讓她傻了好久好久，簡直像著魔般只想反覆聆聽、不能自己。

她記得自己當下全身顫抖了起來，那是共鳴嗎？

拉出這樣琴音的羅善治，是用什麼樣的心情在詮釋樂曲呢？

她記得，聆聽第二次、第三次時，她腦海浮現他的臉，垂下眼睫的他，站在她身前，拉著小提琴，為她獨奏……

那時她知道，總是滿嘴胡說八道的大悟講對了一件事。

那樣鬼迷心竅的連續早起只為聽琴、那樣不自主的反覆聆聽秘錄曲目、那樣無意識的拉長耳朵偷聽女同學聊羅家八卦、那樣忍不住重播畫質很差的手機影片，原來在不知不覺間，她已處在暗戀模式，而那個偷走她少女心的小偷就是她根本不認識的羅善治。

人怎會因為喜歡對方的琴音，就滿腦子粉紅泡泡呢？這根本毫無邏輯。

參賽者換組，有人起立鼓掌，她就跟著起立鼓掌，重複多次。

「有沒有聞到我的文青氣息了？」大悟忍不住低聲喃喃。

「濃度還不夠。」她回，聽到大悟噗哧而笑。

接著登場的是賴守成及其伴奏。他身穿黑色西裝白襯衫配白領結，漂亮的臉在舞台燈光下非常吸睛，一出場便獲得熱烈掌聲。他目光掃來，朝父親點點頭，又看向她，微笑擴大。

她不安地坐直身子，回給他一個禮貌的笑。

大悟嘆氣。「他不講話時很可以。」

樂音揚起，第一首曲目她耳熟能詳，可聽不出好壞，第二首是卡農，她不是專業樂評家，但覺得很好聽，很和諧很溫柔。

她看向賴守成，他專注拉琴，表情隨著樂音而變化，或皺眉或沉醉其間或面露微笑，的確，秀色可餐地。

曲畢，舞台上的三人齊立向大家鞠躬，賴伯伯馬上站起，用力鼓掌，全場也跟進，她連忙拉起大悟一道。

坐下後，她呼了口氣，抬頭盯著舞台，突然覺得心臟加速躍動了起來。

儘管偶爾迸出繞道高年級班級區的念頭，但都很快作罷，而仔細想想，她好像沒真正看清他的長相過。

司儀宣佈參賽者名字時，觀眾席的掌聲異常熱烈，她猜羅家三兄弟那用力、持久的鼓掌厥功甚偉。

跟著，羅善治登場了。

他身穿黑色西裝白襯衫配黑領結，長腿邁著，一手拎著琴和琴弓，偕同進場、身兼伴奏的男孩也身著同色系衣裝，兩人齊立面向觀眾席鞠躬，直起身後，他目光送往自己的兄弟那端，淺淺一笑——

原來他笑起來是這樣……有股高傲貴氣。

他視線掃著全場，掃到她時，那笑瞬間收斂，甚至頓住、愣了一下，又很快掛上笑容。

……他知道她？

「你們認識？」大悟在她耳邊悄悄問。

她不自覺地搖搖頭。

演奏者各自定位，鋼琴樂音先揚起，她啊了一聲，激動起來，是這首。原來這首叫做 **November Rain**。

他站在鋼琴的斜前方，離她頗近，只見他微微側頭，左手握著琴頸，下巴、左肩穩著琴，近乎面無表情的拉著琴。他大多時候或是閉眼、或是垂眸，甚至激昂高亢的片段，他也沒有特別激動的面部表情。

直至樂音拔高到那近乎竄入她潛意識的段落，他眉心皺起，彷彿將情感盡數傾注于琴音，她感應到了。

壓抑。

為什麼她會感到悲傷？

一曲終了，全場靜悄悄，他吁口氣，轉身看往伴奏的蔣至勤，兩人互相點頭，他走到鋼琴的另一側定位。

仍是鋼琴樂音先傳出，一聽到前奏，她又不禁啊了聲，原來讓人想跳舞的是 Csárdás。

前段悠揚浪漫的樂音裡，他仍是半垂眸，甚無表情，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跟著，曲風轉為俏皮活潑，他睜開眼，展露親切的笑容，邊拉琴邊將微笑分送給全場觀眾。

雙耳細聽他的琴音，眼裡盡是他的微笑，她不禁想著，他的琴音有他的笑加權計分，哪可能有誰贏得了。

轉折來到慢板，他收起笑，目光時而放空似是沉思，時而間歇性地投向不定點，到了那呢喃輕語的段落時，他視線停在她的方位——

近似在她身旁耳語著，小心翼翼地，輕輕地，慢慢地，細語著。

那呢喃樂音似乎只針對她一人，那停駐在她這方的目光彷彿千言萬語，這樣的樂音、這樣的視線……

她感覺心臟漏跳一拍、而後高速鼓動著。

——節奏又奔放活潑了起來，他再次微笑，輪流看著觀眾和他的伴奏，幾個歡快的段落讓人想手舞足蹈，全場眾人都跟著樂音擺動身軀，樂音終了，他放下琴，將琴弓收移至左手，右手迎向蔣至勤，蔣至勤走到定點與他並肩站立，兩人對著觀眾席鞠躬、退場。

羅家兄弟率先起立鼓掌，全場掌聲如雷還有歡樂的笑聲鼓譟安可，她呆愣著，直到大悟拍拍她、拉著她，她才站起，用力鼓掌。

「可惜他姓羅。」大悟在她耳邊說。

「什麼？」她邊拍著手，轉頭問。



大悟撇撇嘴，沒回答，趁著全場鬧哄哄之際，拉她一起面向賴建興。  
「賴伯伯。」

「大悟！你又長高了！」

「是啊，買褲子的速度趕不及長高的速度。」

賴建興爽朗大笑。「你們姊弟倆多來我家坐坐，我只有守成一個兒子，好希望家裡能熱鬧些。」

「好啊，有空我們會找媽一起去。不過，賴伯伯，今天我們家裡有事，得先趕回去了。」

姍姍轉頭瞪弟弟，給他一個狐疑的眼神。

「本來還想找你們一起吃晚飯的，既然有事，小心點，注意安全。」

姊弟倆致意完，姍姍便被大悟拉離會場。

一出會場大門，姍姍即甩臂掙脫大悟的手。「後面還有比賽結果。」

「不用看了啦！」大悟嚷著，撈出手機打給劉叔，請對方到校門口接人。

她立定，交握雙臂瞪著弟弟。「提早離場很沒禮貌，而且我想看結果。」

大悟回瞪她。「就算那個姓羅的比賴守成好，但很可惜，他姓羅。」

她覺得臉燥熱了起來。「你跳 **Tone**。」

「妳剛才看著他都看傻了。原來我搞錯你的心上人，還以為是賴守成。」

「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大悟哼了一聲。「爸最討厭姓羅的，媽最討厭姓宋的。他爸爸姓羅、他媽媽姓宋。」

姍姍深呼吸，想回嘴說些什麼，卻滿腦子混亂，只能跟弟弟大眼瞪小眼。

咳咳。

傳來的清嗓聲讓姊弟倆回頭望，看到一人倚靠在門邊，正歪著頭打量他們。

姊弟倆不約而同都抽了抽嘴角。

「不好意思，不小心聽到你們的對話，」那人笑得嘴咧開。「本來沒認真聽的，不過，剛好我爸姓羅，我媽姓宋。」

姍姍右眼皮跳了一下，覺得對方聲音好耳熟。

她知道他是羅善能，但為什麼他的聲音這麼耳熟？

「你們是哪年級哪班的學弟學妹啊？」那人又問，仍笑得很燦爛。

啊，她憶起穿插在第一首和第二首間的對話，那懶洋洋的聲音。

「你就非得要這麼早就是了！」語尾還打哈欠。

輕笑聲。

「幹嘛不講話？」懶洋洋的聲音問。

「在等你。」拘謹有禮的聲音回。

「好吧，開始吧，我先對吧。」懶洋洋的聲音問，撥弄吉他音。「來吧！」

樂曲終了。

「沒事了吧？」懶洋洋的聲音裡有笑。

「謝了。」拘謹的聲音回。

「我還可以再睡一下。」慵懶的聲音又打哈欠，腳步聲、開門關門——

姍姍腦海閃過她已經會背的、樂曲間的對白。

原來他就是那個彈吉他伴奏的人。

姍姍才想回應對方的問題，卻聽大悟哼了一聲，扯著她的臂膀，轉身邁大步走開，穿著跟鞋的她只能趕緊跟上，走遠前回望那張仍笑著的脸，用唇語說了聲 Sorry 表達歉意。

而那個羅善能——羅善治的雙胞胎弟弟，滿臉笑向她揮手說 Bye Bye。

### 第三章 方寸之間

讓眾人跌破眼鏡的是，一臉聰明相的羅善治，居然就只是個橡皮章。

幾年前，羅善治進入自家企業，擔任四維集團總部法務室主任一職，原本眾人的焦點，是羅家第三代的接班態勢與權力消長，結果幾個月之後，大家紛紛明白了，這個羅家人，確確實實就只是個吉祥物。

他最大的產值就是蓋章畫押，讓流程得以順利往下走。

閒暇之餘，他會翻看合約紀錄、在差不多的時間上樓到他大哥財務副總

室那裏晃一晃，準四點下班離開，從來沒有多耽擱一分鐘。

是日，午後時分的法務室辦公區，負責法遵的正查看新的法規異動，主司合約審議的正琢磨各項條款，外送人員提著大袋子走進，助理收下，嚷著午茶來了，眾人紛紛將手邊工作告一段落，前往休憩區享用，瞬間原本滿室菁英氣息被歡樂的閒聊取代。

叩叩——

有人敲了敲門板，羅善治抬起頭，看著助理進門。

「主任，」助理漾出笑花，將收據遞給他。「謝謝你又請客，你真的不一起吃嗎？」

「不用了，你們辛苦了。」他微笑，隨後低頭繼續閱讀音響雜誌。

他等著，助理頓了兩三秒才轉身緩步離開，他抬眸瞥了眼休憩區的那片歡樂，看了看錶，闔上雜誌，翻閱起案前堆疊的卷宗，準備將自己的大名簽署在法務室覆核的欄位裡。

對他而言，若有人可以代勞，他就不會讓自己辛苦、給自己麻煩；而身為羅家人的好處就是，周遭都是學經歷一等一的專業法律人員，他乖乖當那個橡皮章就好。

問題：站在一堆巨人的周遭，該怎麼辦？

羅善治的習慣是，微笑，釋出善意，讓巨人心甘情願讓你搭上他們的肩膀。

只要好好地把身邊的大將視為巨人，待之以禮，再謙虛地自認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好命人，他的工作與生活就會舒適愜意。

什麼豪門第幾代的各類豐功偉業，大多是身旁菁英幫忙打造出來的媒體效果。

當然，也有例外的。

他看著業務單位送來的航班共用合約。雙方公平對等，但自細微處，卻將四維利益極大化，並將相關風險降至最低；他曾比對早期的業務合約，近期的版本讓法務室無可挑剔。

這樣的轉變是那個羅二羅善淵上任、接掌業務單位之後才發生的。

真是麻煩。

外面女人生的，偏偏就比大哥能幹是怎樣？

六歲時他曾在深夜亂入父母的爭執，詢問為什麼外面會有四個孩子，少

年時代的他猛然想起時，曾自嘲自己問了蠢話；青年時代，當他偶然憶起那時父母的神情，才明白那樣的問句聽起來多麼像質問，也難怪那晚之後，母親看他的眼神會有閃躲，父親待他則是有距離感的防備。

他的父親，在外有四個女人，也認領了外頭的四個孩子，而其中一個，羅二羅善淵，近幾年來的表現已威脅大哥的接班人地位。

他將合約擺正，在尾頁簽名，置回卷宗。

另一份是財務部送來的獵地計畫資料，要求法務室初審。據審閱者的批註，所有權人、土地資料查核無誤，他盯著所有權人大名——賴阿板，賴守成的爺爺——賴家的地輪得到四維搶嗎？怎麼看都該是武豐搶得先機吧？

再來是公關室函詢武豐是否侵犯四維廣告著作權，結論：查無侵權疑慮。武豐一定有堅強的法務團隊，該規避的總能規避無虞。

十幾年來，武豐集團刻意在四維主攻的市場走老二哲學，跟風仿效致敬，強調 CP 值、少賺就是贏，省去市調研發成本，飯店促銷活動刻意硬碰硬、旅遊行程總是與四維雷同，所有方案都後攻卻搶得收割的優勢，打不贏的品項——比方冷凍食品與甜點，則果斷放棄，至於四維沒涉足的比方營建與金融業，武豐自是絕不往來或聯合壟斷或刁難。

得罪更有錢的大集團就是這種下場。

至於為何武豐會挑選四維作為主要競爭對手呢？

其實問句應該是：為什麼武豐武家，這麼討厭羅宋家族？

得知真相的那一天，是約十年前，賴阿板回台過七十大壽的政商大宴，爺爺要求他們四兄弟出席，以練習交際、打好政商關係。

大哥早年即伴隨爺爺走跳各類場合，是日，當然得待在爺爺身邊招呼各大人物，而他和善信、善能，則懶懶地窩在一角聊天打屁。

他們的父親不愛政商應酬，而他們兄弟幾個也遺傳到這種天性。

偌大的飯店宴會廳，歐式自助餐點佈於長桌圈在外圍，大廳中央群聚約莫幾百位政商要角或其二代，場面很熱絡，儘管開著空調，但空氣很悶，香水味混雜食物的氣味，又正值換季，他其實鼻子很癢，一直很想打噴嚏。

就在那時，武家姊弟到場了——遲到半小時。

年輕的姊弟或許不為抬面上的大人物關注，卻是政商二代青少年目光追逐的焦點。

特別是她。

與宋家旗鼓相當的望族武豐武家，這樣的身份地位，再加上，一張特別出眾的臉蛋。

她仍留著狗啃短瀏海，長捲髮梳著公主頭，身著粉金色平口小禮服，頸項戴著一串珍珠，由大悟挽著，慢慢地——從姊弟倆的表情來看，似乎是想神不知鬼不覺地——從側門進入。

那是高中音樂比賽後他第一次看到她。

兩年前、兩年後，她都是盛裝，都與賴家有關。

以比賽當天、她緊鄰賴守成父親而坐的態勢來看，她哪會缺席賴家的大宴？

「孩子們！」突然一個聲音打斷他的沉思。「難得我代替你們大舅出席，就遇到你們也來了！」

不只他，連善信和善能都回過頭，就看到宋銘淇站在他們身後。小舅舅小他們母親七歲，加上單身，一向與他們兄弟們較無距離。

「你們三個都在看武家女孩？」小舅舅挑起眉，問。

三個？羅善治睨向哥哥和弟弟，善信笑得很平和，善能的笑則很詭異。

「武家女孩，看看就好。」小舅舅又說。

「為什麼？」善能問。

小舅舅悶哼了一聲。「他們很討厭我們。」

或許是他們兄弟三人不可思議的模樣，小舅舅沉默片刻，又環視周遭，才再次看向他們，開口：

「聽我講總比你們胡亂聽些小道八卦好，除了我，也不會有人跟你們提這些……」小舅舅低聲說著。「你們以後工作，自然也會遇到武豐小動作來搞羅家甚至宋家，先知道為什麼也好。」

羅善治看到賴守成擠過人群，上前迎接武家姊弟。

「武家女孩的父親武文穎，是你們大舅的好朋友，當年他們還相偕一起到美國求學，武宋兩家也常來往——善能！你在看哪裡？」

「他在看邱委員的頭髮。」羅善治幫弟弟回答後，假咳一聲。

善信噗哧笑出聲，善能則忍不住哈哈大笑。

「別盯著人家的假髮！」宋銘淇假叱，嘴角忍得辛苦。「我說到哪了？」

「武宋兩家交好，武文穎是大舅的好朋友。」善信提示。

宋銘淇拍了拍善信的肩。「還是善信最乖，都有認真聽我說話。」

「當年武文穎在追求媽媽？」善能邊聽邊挾了滿滿一盤海鮮，還有嘴巴抽空問。

「他是銘鈴的頭號追求者，苦追好幾年，你們大舅也樂見其成，武宋兩家的聯姻就只差臨門一腳。」

「結果媽對爸一見鍾情？」善信猜。

宋銘淇咕嚕著，語句不明。

「後來武文穎做了什麼？」羅善治問，兩大家族水火不容總有個起始。

宋銘淇嘆了口氣。「對付四維，聯合抵制、抽銀根、搶生意、跟風促銷，到現在還沒停，有時掃到宋家也不手軟。」

真是一一狗血。羅善治心想。居然是因為這種事。

「所以呢？武家女孩真的不能追嗎？」善能咬著花枝，又問。

羅善治瞪著弟弟，善能明明喜歡辣妹型的。

宋銘淇緊抿著唇，沉默好一陣，瞥見羅家大家長帶著長孫往這方向走過來，低低噴了一聲。「若你是問我，我會說，當然可以。我們宋家不負人，你們不只留著羅家的血，也流著宋家的血，做得到嗎？但人家也不是你們想追就追得到的。」

三兄弟瞬間無語。

宋銘淇盯著他們一會，又轉轉眼珠。「若你們爺爺問起我，說我去跟我大姑姑打招呼。」

「大姨婆已經過世很久了。」善信提醒。

宋銘淇笑道：「你以為你爺爺會記得？」揮了揮手，便往另一個方向遁逃。

突然，羅善治覺得悶了起來，吸吸鼻子，搓搓鼻子，跟兄弟們比了比手勢，便逕自到露台透氣。

他吸了幾口新鮮空氣，感覺好了許多，想著，那對姊弟今年高中畢業，或許會出國留學？幾乎所有政商二代都選擇留洋，但他們兄弟幾個都很有默契地沒出國……

有些默契還真是不用說的。

他想，若雙親早在他六歲那年就離婚，現在的他們兄弟幾個，又會是什麼模樣？

幾次深呼吸後，他踏回宴席，沒幾步就在邊角餐桌區找到自己的兄弟，於是湊近。

「剛才小舅跟你們說了些什麼？」大哥夾起幾塊骰子牛，問。

「不准追武家女孩。」善能倒了杯調酒，回道。

「常常搞我們四維的武豐武家？」大哥環視著會場。「哪一個是武家女孩？」

「對大哥來說，每一個都是。」善能笑嘻嘻地說。「都不准追。」

善信強忍著笑，夾生菜的手抖了好幾下。

他倒著水，只無語聽著。

大哥嘖了一聲，端著盤子到一角沙發區就坐，善信和善能也跟著一道。

他連喝了兩杯水，看到前方牆角就有垃圾桶，跨幾步往前丟落，眼角餘光卻瞥見牆與餐桌之間的那抹粉金色。

他轉頭望，正眼對上蹲在那裡、貌似不知所措的武姍姍。

……這真是，有史以來最詭異的機率了，他想。他遇到她時，她幾乎總是躲在桌下。

她睜著大眼，雙唇緊閉，雙頰通紅，他甚至懷疑自己看到她眼裡的淚光，儘管眼神有些不服輸。

他緩緩地探查四周，這是宴會大廳的最邊角，少有人走動……

——她剛剛一定聽到了。他們兄弟間的對話。

他再次對上她的目光，她不可能是因為聽到那對話而泛淚光吧……？

他看往兄弟那方，善能和大哥在聊著什麼，善信向他投來詢問的一眼，他搖搖頭打發自己的哥哥。

他應該退離，但……

他吁了口氣，桌與牆之間僅容一個人身，他走近一步，若無其事般看著大廳，低聲問：「妳是在躲人還是真的被困住了？」

「衣服……勾住了。」

有點磁性的中低音，是如此的熟悉。

……她剛回了什麼？「衣服勾住了？」

「……衣服被勾住了。」

「……為什麼衣服會被桌子底下的東西勾住？」他又問，注意到人群間的喧囂，眾人騷動，所有人的視線都投往大廳前方。

「現在問原因還有意義嗎？！」

啊！

她吼他？

他垂下視線，仰著臉的她，眼角有困窘的淚水。

他又抬眼看向兄弟們，他們也被騷動吸走了注意力。

他可以喚服務生來，他可以請服務生低調地想辦法，但……

他趁著這個空檔蹲下身，望著她。「我幫妳看看。」

她雙頰紅通通，雙眼淚汪汪，表情有點倔也有點不安，看了他一眼後低下頭。

「……謝謝。」她微微背過身。

他掀起桌巾，看到她的禮服後背被桌子的鐵卡榫勾出抽絲，經過拉扯，纏繞在卡榫上的絲線線團，扯壞了幾個暗扣，他不需是女裝專家也知道禮服八成毀了，從她緊抱胸前的蹲姿看來，禮服包覆身形的狀態也讓人存疑。

「我會把勾在另一邊的線扯斷，」他又望向她的背。「……等會，可能需要——將我的手貼在妳後背，以免那邊鬆脫。可以嗎？」

她點點頭。

他又湊近一步，將頭鑽進桌底——他何時有過這種不雅的行徑？——捏指用力扯下那縷縷纏繞的線。

這些線還真夠粗勇，他花了快三十秒才扯斷。

他鑽出桌底，聽了聽周遭動靜，只覺氣氛更熱烈，他探頭，看到大家的視線都專注在大廳，向總統問好的聲音此起彼落。

「現在。」他說，右手貼上她的後背。

她抱著胸，順應他的動作起身，半掩在他的身體與牆之間，僅容一個人身的所在，她近貼在他胸前。

他的指他的掌心覆在禮服與裸背之間，他的嗅覺充斥她的茉莉馨香，他垂下的視線對著她的耳垂與頸部線條，他看到自己的呼息輕輕拂動她耳間的髮絲……一股心猿意馬竄入他意識，這讓他想低咒。



「……妳先走，我們到那個露台。」他說。

她點點頭，側移步伐，他貼著她的後背緊緊跟隨，轉身之際，他看到眾人仍在歡迎最高統帥，看往兄弟們那端，大哥和善能不見了，但善信正盯著他。

當下，他只能搖搖頭。那代表他無法解釋？或者請哥哥保守祕密？或者都有？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十來步抵達露台，他請她靠貼露台邊，脫下西裝外套，覆在她身上。

他看著她始終低垂的臉。「……需要我幫妳請什麼人過來嗎？」

「大悟。不好意思，我是說——」她抬起頭，情緒彷彿經過收整。「謝謝你，我是武姍姍。」說完，綻放出一抹笑。

他一定呆愣了好幾秒，因為他看到她的笑好似撐過頭，微笑裡開始參雜困窘。

「我是羅善治。」他終於說。

她點點頭，又揚起笑臉。「謝謝你。我弟弟武大悟，可以麻煩你請他過來嗎？你或許不認識他，他很高壯，如果你看到一個像隻熊、逗留在餐桌前的青少年，應該就是他。」

他望著那張堅強起來的臉，給她一個微笑。「我會找到他的。」

她回的笑容裡有誠懇的謝意，她交攬在胸前的手指分別緊捏他的西裝翻領，她望著他的眼神裡有股——

**羅善治，小偷，小偷。**

心臟突然用力鼓動，警覺即將失控，他頷首，轉身離開露台，視線巡弋片刻，即發現對側餐區的武大悟。

她的尋人指引非常精確，比起大多數人迎向總統湊熱鬧，武大悟顯然對食物更感興趣，手上的白盤盛滿各類甜點。

時隔兩年，武大悟已高壯如熊，深邃五官濃眉大眼，俊秀退去粗獷佔上風，未來應該是帥氣猛男。

看到他走近，武大悟眯起眼，面露不善。

他決定只講重點，頭側點了下方位。「你姊姊在露台等你。」

「為什麼？」武大悟放下餐盤。「姍姍怎麼了？」

他心中閃過一絲玩味，他沒費事自介，對羅家有敵意的武大悟也省了客套直接切問重點，這個姊控的輕重之分不證自明。

「來就是了。」他說完便起步離開。

武大悟只遲疑兩秒便跟上，甚至跨大步超越他，趕忙抵達露台。

他看著武大悟連番追問，他看著武大悟勉為其難地轉身向他致謝，他看著武大悟撈出手機打給司機，他看著武大悟卸下武姍姍肩上的外套，他接回自己的外套。

武大悟將自己的外套覆在姊姊身上。

期間，他眼角餘光看到她一如大家閨秀、名門千金，端莊立著，平靜地回覆弟弟的問題，萬分感謝羅先生的幫忙，視線得體、笑容也適當適量。

謝謝。弟弟攬著姊姊走回大廳之際，姊弟倆異口同聲對他說著。

她才踏進大廳，又回首，看著他，唇語著：「謝謝。」

他目送那早退離場的背影，而他手裡的西裝外套，充滿茉莉馨香。

——憶起往昔，他放下筆，攤開自己的右手，凝視自己的指與掌心。

直到青年時代的那一刻，他的指與掌心觸上她的裸背，他才知道若是賀爾蒙執意作祟，指尖的觸感亦可失控燎原。

他移開視線，又翻了翻獵地計畫審閱報告，提筆簽名後抬腕看錶，起身走人下班。

∞ ∞ ∞

羅善治很討厭被打擾，特別是在他游泳的時候。

換氣之間，瞥見躺椅那突然出現的身影，雖不影響蝶泳節奏，但已無放鬆快意。

他靠邊，招手喚人，待命的服務人員很快湊近，他交代幾句後，把剩下的十分鐘游完。

才起身，回到崗位的服務生便遞上毛巾，他接過，擦身的同時看向空無一人的泳池。

水面波光粼粼漣漪漸緩，正好迎向十分鐘後的開放時間。

他走進盥洗室簡單淋浴，神清氣爽地換回衣衫，此時，敲門聲傳來。

「請進。」他隨口應了，對著鏡子調整肩線。

「羅先生。」招待所的主管彎身致意，面容忐忑。

羅善治轉過身，睨了眼對方手上的文件夾。「方經理，合約上面的買賣標的物為何？」

「每周一至周四，下午五點至六點這時段，泳池只開放給羅先生。」

「只開放給我。」羅善治複述。

「是的。」

「剛剛那位是？」

「季小姐。她說是您的朋友……」

羅善治微笑，繼續整裝，扣妥袖口後，才又開口。「方經理，我想麻煩你唸一下合約第三條第二款。」

方經理翻著合約，臉色有點難看，但仍開口朗讀：

「甲方於乙方使用泳池時段，除遇地震、火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基於公共場所安全之必要，得實施疏散之外，皆不得打擾乙方。甲方亦須嚴守合約規定，該合約時段內，不得擅自放行他人進池，除非訪客為羅家人，亦或為恐怖分子、喪屍等甲方無力抵抗、且有生命危險之憂的武裝攻擊……」方經理頓了頓，表情死灰。「若違反上述事項，乙方得依第七條罰則求償。」

「剛剛那位季小姐——你把她當恐怖份子？」

「當然……不是。」

羅善治揚揚眉。

「當然……也不是喪屍。」方經理臉部有無法克制的抽搐。

羅善治瞥了對方一眼。「方經理，麻煩你檢閱第七條，確認好之後回覆我。季小姐現在人在哪裡？」

「已依照您的吩咐請她在會客室等候。」

他點頭讚許，給方經理的笑容像是違約事件從未發生過，而後開門踱出，步至會客室門邊，看到裡面的女人優雅地滑手機。

女人的手機殼是暗夜裡的黑貓，那是帶有漸層暈染的黑、那黑色柔亮貓毛、那活靈活現的綠色貓眼、以及那對肉色參雜黑毛的貓耳。

並不是他有遠視，能將手機殼的細節一覽無遺，而是他家牆上就掛有《暗夜裡的黑貓》畫作的商業複製畫。

該畫作系列除《暗夜裡的黑貓》，還有《斑馬線上有斑馬》、《草叢堆裡找螳螂》、《鹽田堆裡躲白貓》，除商業複製畫，還授權各類商品，舉凡帆布包零錢包、抱枕涼被、文具手機殼等，在文創市場掀起風潮、大發利市。

該系列的首發源於武豐集團聯名信用卡，畫作最邊角如波浪般的草簽，

穿鑿附會的解讀，頗像阿拉伯數字 533，是以不少人猜測，畫者為武豐集團大小姐武姍姍。

此系列商品也是少數武豐集團不打四維、卻又遠勝四維集團的戰場。

羅善治收回視線，拿出手機，點下某快捷鍵，鈴響後即掛斷，便拎著手機進入會客室。

「季小姐。」他掛上笑，禮貌喊了一聲。

季小姐不笑時，顴骨微高，給人高傲印象，笑起來倒是相當動人，加上高明的妝容，以及名牌洋裝的襯托，整體而言，是十足十美麗名媛。

「善治！」聽到他的招呼，季小姐揚起頭，展露嬌顏笑得開心。「你蝶式游得真好。」

他微笑入座，將手機放置桌面。「謝謝稱讚，怕妳久等，先讓人招呼妳。」

「你真貼心，不過這裡的甜點不行。」季小姐攤了攤手後，左手覆上他的右手。「我剛才想到，我沒害服務生被罵吧？」

他瞥了眼她的手，又瞧往她。她的掌心溫潤柔嫩，是嬌生慣養的手，她個性高傲直率，嗓音倒是輕細有禮，又有種不在乎的調調，亦即，他相信招待所員工曾試著擋她，但被她得逞了。

他微笑。

經過三次約會，他理性評估，季小姐是可考慮的對象。

容貌——無修整的天然美；財富——傳承四代的穩健富豪背景；個性——爽直，儘管不知民間疾苦了些。

猶記得第一次午餐約會時，她有禮地為突來的來電致歉，接起電話優雅聆聽，片刻後卻神色疑惑，回著：「為什麼找我代言？我又不懂冰箱，我唯一會去開冰箱的時候是拿 VOSS。」

原本對她沒特別想法，反倒因為她這應對而莞爾，難怪有小開、二代笑稱她是何不食肉糜的傻白，不過，這對上流圈不是缺點，所以季小姐是炙手可熱的頂級名媛。

理性評估容易，但感覺這種東西很微妙。

他感覺著她的掌心，不急著收回手。

第三次約會，約看文創展至今，他遲遲未進一步，就是還在感覺。

但……他猜，只有青少年才會容易悸動，他都年過三十了，單單手的觸

摸就能撩動心弦和感覺才有鬼。

他收回手，舉杯喝水。「季小姐最近在忙些什麼？」

沒有主題的聊天是地獄等級的考驗，合拍與否是主觀的一翻兩瞪眼，是以他總安排有主題的約會。可惜，這次主動發球的人不是他……

「最近啊，」季小姐微笑，揮了揮纖纖玉手。「忙到精神緊繃、靈魂衰竭，一堆發表會邀約，還有我的經紀人硬排的代言廣告，化妝品、保養品什麼的，好像我時間很多一樣。」

「季小姐的生活真是多采多姿。」

「所以我的心靈需要放鬆。我聽賦華畢業的人說，你很會拉小提琴，而且拉得很好，可惜我從小就到美國唸書，從小留學生一路念到碩士，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聽你——」

他忍住撫額的衝動，只微笑，想著，應該要有人幫這些富家女的自我中心申請專利。

「我拉小提琴只是興趣，也很久沒好好練習了。」

「你好謙虛。」

「謙虛是缺乏信心的近親，我生疏之後，每次我拉琴，我弟弟都說魔音傳腦。」說完，換上被弟弟嫌棄的受傷神情。

「呃。」季小姐愣了一下。「那——最近國家音樂廳有小提琴演奏會……」

羅善治才想轉開話題，手機突來的震動剛好打斷季小姐，他瞥了眼來電大頭貼，相信季小姐也瞄得一清二楚。

「不好意思，我大哥找。」他藉口起身，走到安靜的通話區域。

電話才接通，對方就劈哩啪啦連三問：「善治？找我？怎麼響一聲就斷線？」

「不小心按到的。」

「哦？」大哥語帶狐疑，頓了一下，又開口：「剛好，明天早上你來我辦公室一趟，賴阿板的地有點問題。」

「什麼問題？」

「電話裡不太好說，明天一起聽吧。」

他隨口應了。

有了名正言順的脫身藉口，他回過身，藉口說他大哥有急事找，幾句應酬話塘塞後，笑意更深地向季小姐告別，離開招待所，趕赴晚餐之約。

∞ ∞ ∞

百貨公司內，羅善治正候著電梯，前面兩位年輕女孩對著按鈕上方的螢幕指指點點。

「好帥！他大概是有史以來最帥的立委了吧！」

「對啊對啊！超帥的！他長得好像那個歐巴，演《奇怪的搭檔》的那個——」

「池昌旭！」

他微側頭，這種放在電梯前的螢幕，不是用來播廣告就是重點新聞，以減輕久候電梯的不耐。這則新聞是機車騎士被超速失控的汽車撞飛重傷，在現場的除了警察、救護車還有立委賴守成。

記者表示，車禍發生時，賴守成剛結束拜會某勞工團體的行程，恰巧目擊這場車禍，針對肇事者酒測值 0.55，記者提問其看法與意見，賴守成蹙著眉頭表示，錯誤的規畫與設計是系統性問題，待轉區、道路設計及酒駕刑責都有調整的必要。

女孩們還在談論韓劇，激動之餘，其中一人晃動手臂，肩包後甩打到他的臂膀。

「啊？」女孩和同伴回頭。「對不起。」

他才要簡單回應，一想到那個帥到媲美韓星的賴守成，不自覺加深笑意，親切有禮回著：「沒關係，不礙事。」

兩個女孩傻看他幾秒，臉上泛起明顯紅暈，不好意思地點點頭後才回過身。

「欸，學長！一如以往，我對你充滿各種羨慕忌妒恨。」這時，一個男人低聲說著。

他轉頭，就見晚餐之約的高中學弟蔣至勤已步至他身旁。

電梯門開，他們跟著女孩們進入電梯，站在最後方，女孩們轉頭瞅他一眼後，兩人的手妳拍我我打妳。

到了八樓電影院，女孩們踏出，臨走前又回頭，之後咯咯笑著，電梯門關，蔣至勤又嘆氣。

「蔣總！怎？」

「各種羨慕忌妒恨啦！」

「我又沒幹嘛。」

「就是羨慕你沒幹嘛，」蔣至勤瞪他。「忌妒你只微微一笑說聲沒關係，恨那些美眉們就這樣被你迷傻。你一向吝於施展魅力，剛為什麼大放送？」

「散發正面能量。」

「最好是。」蔣至勤噘起下唇，又掃描他全身上下。「你這個好命的富貴閒人，保養得宜，哪像我勞碌命，睡眠不足腰圍又肥了一吋，看起來比你還老了！」

「君子不重則不威。」羅善治忍住笑說著。

「這種謬譯麻煩用來說服你自己！」蔣至勤沒好氣回著。

笑談間抵達十二樓，兩人進了高級餐廳，入座、點餐、侍者退去後，兩人才又接續話題。

「老高學成回台，創了個 IT 公司，」蔣至勤抖了抖餐巾圍上身。「我試過他們的倉儲管理解決方案，很有效率，要不要找時間跟他見見面？」

「行啊。」

「好，我再約他，我們三人聚聚；今天約你，主要是想問問，先前和你們合作的商旅行程合約要到期了，要不要續約？」

羅善治垂眸，又直視對方，淡淡笑著。

見狀，蔣至勤點點頭。「瞭。畢竟現在業務副總是羅二，不是你大哥了——要不然，我讓人去跟你大哥談談新的貸款條件如何？」

「謝謝蔣總。」

蔣至勤切了一聲。「都被你叫老了，學長！」

「航運進出口呢？」羅善治微笑，又問。

「林苓綺那女人哪需要我們高璽來幫，」蔣至勤直覺回著，睨了眼羅善治，又笑。「我印象沒錯的話，她接手後，你們四維海運很硬吶，該是我來拜託你們才對。」

羅善治點頭。蔣至勤說的林苓綺是善能的妻子，007，畢竟同是賦華中學畢業，林苓綺又是女強人一個，商場上總遇得到。

「所以學長……能不能施個力，給個好的運價長約，互蒙其利？」

羅善治思索片刻。「如果 007 姿態很硬，相信我，你越晚跟我們合作越不利。」

蔣至勤不語，轉轉眼珠想了想，又看向羅善治，點頭。「瞭，聽你的。有機會的話，也引介一下你小舅舅，你們空廚的點心我哈死了，幫我問一下可否合作授權，高璽的飯店都是在海外，不會打對台……」

羅善治只笑，不置可否，蔣至勤也沒繼續遊說。

侍者送來餐點，兩人閒聊各類瑣事，偶爾緬懷學生時代，蔣至勤畢業後即繼承家業，集團旗下包含銀行、紙業、進出口貿易，還投資海外四星級飯店等，忙碌起來，學生時代頗有文采的青少年，已成為朝九晚十的苦勞接班人，談起音樂，聊起早年參加音樂比賽的往事，蔣至勤悲嘆，別說沒時間彈鋼琴，連古典樂都很少聽了。

「真羨慕你有哥哥頂著。」餐畢，蔣至勤拿下餐巾拭嘴。

羅善治只是微笑。

「聽說，」蔣至勤喝口紅酒，才又說。「你們打算買賴阿板的地？」

「還有什麼事是你不知道的？」

「那塊地未來前景看好，很多人搶，包括武豐。」

「蔣總怎麼看？」羅善治笑問。

聽到這稱呼，蔣至勤瞪他一眼，才笑：「照理你們搶不贏武豐，賴武兩家關係這麼好——」蔣至勤撫著下巴，又說：「不過賴阿板這老狐狸性格，誰也說不準。」

聞言，羅善治轉轉手邊的玻璃杯，沒有應和。

「但是啊，」蔣至勤將身子往後靠。「學長！」

「又怎啦？蔣總！」

「切！要不是你幫我牽你大舅這條線，你老叫我蔣總，看我還理不理你！」

「好吧。蔣少。」

蔣至勤翻了翻白眼，雙手交抱於胸前。「學長，你知道閒話總是不說給當事人聽的吧？」

「這開場白好吸引人，希望正文一樣精彩。」

「最近啊，私人招待所、俱樂部裡流傳著，學長你，嘖嘖，只和名媛約會，被稱有名媛收集癖。」



羅善治揚了揚眉。

「季家的、孫家的、范家的、林家的，這四個條件頂級的，有沒有漏掉？」

羅善治假裝思考片刻。「應該沒有。」

蔣至勤一臉興味盎然。「好像沒一個約會超過三次，空窗期還不短。」

羅善治舉杯喝水，沒回答。

「於是閒話說……」蔣至勤也喝水潤喉。「羅家碩果僅存的黃金單身漢，不是跟老爸一樣定不下來，就是拿約會當煙霧彈掩飾性向。」

羅善治只挑了挑右眉。

「這閒話很瞎……不過——」蔣至勤說著說著，逕自沉思了起來。

羅善治放下水杯，看向學弟，候著。

「范……季林孫，四個頂級名媛……」蔣至勤瞪著某個定點，喃喃。

「你知道你在重複一樣的話嗎？」

蔣至勤回神，對學長搖搖頭。「四個頂級名媛，范武季林，幾年前大家是這樣排的，按照外貌財富學歷可及性之類的綜合評比。」

羅善治懶懶地聳了聳肩。

「現在的排名變了，季孫范林。學長啊，我對你真是各種羨慕忌妒恨啦！」

「又怎啦？」

「跟你約會就能改變排名順序，哪個跟你約會哪個瞬間登頂。」

羅善治輕笑出聲。

「但學長跳過某個名媛，」蔣至勤收起笑，歪著頭，直視羅善治。「原來她才是你的高嶺之花、最終目標，武豐集團的武大小姐。」

聞言，羅善治一愣，沉默數秒，笑了起來。

「邏輯混亂的結論來自偏頗的觀察與錯誤的解讀。」羅善治笑道。

蔣至勤搖搖頭。「學長若要放煙霧彈，或者營造花心形象，又有名媛收集癖，沒道理約遍頂級名媛，獨漏美貌又系出望族的武大小姐吧？」

「你有沒有想過或許武大小姐很難約？」

蔣至勤瞪他一眼。「講得好像你會踢到鐵板似的。學長你去照鏡子！你爸當初橫掃社交界，講起他，我爸至今仍三句不離各種羨慕忌妒恨，你們兄弟裡你長得最像他。」

羅善治移開視線，看著鄰桌那對夫婦正貼近彼此輕聲細語，他暗呼口氣，轉回頭睨了學弟一眼，指敲桌面。「武豐和四維並不友好。」

蔣至勤嘖一聲。「得了！這不是新聞。」又飄送意味深長的一眼。「現在都太空世紀了，你們兩家也不是什麼世仇，我們又不是第一天認識，你那麼刻意避開，恐怕就只有一個原因。」

「小蔣，你到底想說什麼？」

「學長……」蔣至勤面色一改，傾身向前，可憐兮兮地看著羅善治。  
「羅五哥——」

羅善治眯眼。「又怎？」

「哪天事情真如我料想的發展，拜託武豐羅宋家族給高璽一條生路，一定要記得繼續關照學弟我啊……」

羅善治順了順思路，理解了蔣至勤言下之意，搖搖頭，笑說：「你未免太天馬行空。」

「學長，」蔣至勤雙掌貼上桌面，更加前傾，細語：「你不懂我爸是怎樣苦毒我、不知道我這幾年吃了多少苦、受過什麼訓練，探聽消息，點線面連結思考，總要想三、五年甚至十年的態勢，我什麼可能性都不會放過。」

羅善治收起笑。

「學長的問題只有想不想、要不要而已。」蔣至勤說完，挺身坐正，倒水喝水，目光銳利，說：「越想要的越謹慎。我沒說錯吧？」

昔日文青，經過多年接班歷練，已成為高瞻遠矚的狠角色，進化的速度超乎他預測，是以他只靜靜打量對方好一會。

他思索著宋家、羅家、武家乃至蔣家的事業群，再睨向蔣至勤。

「小蔣。」

「學長。」

「那就繼續互相關照吧。」

蔣至勤呼了好長一口氣，一臉如釋重負。「我就知道我沒跟錯隊啊，學長。」說完還伸指抹眼角彷彿拭淚。

羅善治只能翻白眼。

夜漸深。

羅善治開著他的紅色 Austin Mini 抵達市區一幢雙併大樓。

上頂樓之前，他先停在十六樓，門縫的光讓他頓了一下，但他仍掏出鑰匙開門進入。

這是善能婚前的居所，但此刻臥在沙發上的，是善信。

善信橫躺在三人沙發上，臉上蓋著一本書，聽到動靜，將書拿起，坐正，睡眼惺忪地看著他。

稀奇的景象。

他的兄弟們都已婚，各有住所，善能偶爾會晃回這裡，拆玩體積龐大的物品，比方現在，餐桌上堆著看起來像留聲機零件的東西。

善信獨自一人出現在這裡，稀奇。

但善信這樣突然現身在一個地方，卻不是第一次。

「珈儀和小芮芮呢？」他入室、洗手，從冰箱拿了兩瓶氣泡水，一瓶給哥哥，一邊問起嫂子和姪女。

「跟朋朋他們一起出去玩了，賞鯨之旅。」善信接過水瓶，扭開，喝了幾口，睡意漸退。

「怕暈船？還是不喜歡鯨魚？」

善信只溫和微笑著。有善信在的地方，總是平靜溫馨。

「或者，該行程限女？」

善信又喝了一口水，沉思了會。「我只是某天突然想著，適度的獨立和偶爾的小別，或許會有不同的正面影響。」

他靠在中島旁，感受氣泡在口腔舞蹈的清涼，眸光探往善信，視線所及，他現在才注意到，那本書是《綠野仙蹤》。

上次善信突然出現在某處，也是這樣臉蓋著書，臥在沙發上，等他。

那是多久以前？

大學時代，賴阿板七十壽宴前，善信難得叛逆的那年。

「你沒一起去賞鯨的藉口是？」他問。

善信再次笑了笑。「我跟珈儀說，我很久沒跟弟弟們聊天過夜拉低賽了。」

「怎不跟我們約在大宅？」

「我想看看我的投資狀態。」善信站起身，走到餐桌前檢視那堆音響零件。

他的這個哥哥，是太極高手，是 EQ 極高的人種，同時也是善能的金主。有些家庭裡的兄弟姊妹關係是這樣的，有人是錢坑、有人是金山，他們四兄弟，善能是前者，善信則是後者。

「看來善能下個專案想做留聲機。」善信說著，轉回身看他。「你當初怎麼說的？」

他喉結滑動了下。

「善能第一次跟我借錢時，我問你意見，你說……」善信又勾起嘴角。「就算不能一本萬利賺大錢——」

也會是華麗的水漂。

「也會是華麗的水漂。」善信把句子完成，拿起喇叭花筒貌似想組裝。

他笑了，走近餐桌，指著木製留聲箱建議優先順序。

善信瞥了他一眼，嘴角含笑，拿起木箱研究。「還記得嗎？多年前我發現大舅家居然有你的房間、甚至還闢間音樂室給你？」

善信突然現身大舅家，躺在音樂室的沙發上，臉上蓋著《綠野仙蹤》，等他。

他將發條零件攏聚成堆，看著機芯、鋼片發條、齒輪、鐵片，雖然這不是火箭科學，但現在他和善信組得出來才有鬼。

善信架好留聲箱，盯著那坨發條零件，睨往唱臂、唱頭，嘴角抽了下，放棄的表情浮現，再度拿起黃銅喇叭花，湊往嘴邊當大聲公用似的。

看著善信整張臉躲在大花喇叭後，他笑出聲。他這個哥哥很少搞笑，秀氣溫和的臉搞笑起來十分違和。

「我有好幾年都不明白，你特別跟大舅親近的理由，你小時候非常喜歡音樂，雖然很聰明，但沒有明顯的物慾和權力慾。」

他的這個哥哥，EQ 極高，是心思極細膩的溫和人種，同時也是羅家的療癒力量。有些家庭裡的父母親子關係是這樣的，有人是風暴颱風眼、有人是情緒勒索者、有人是安撫者，他們羅家，父母是前兩者，善信則是後者。

那年，安撫者善信疲累至極，心生叛逆，不知怎的找去大舅家，發現他的祕密。

「那年，在大舅家，我問你——」善信放下喇叭花，將那些小零件挪移來挪移去，頓了片刻，才又開口：「我好累，怎麼辦？」

他喉結滑動了下。

「善信，沒關係。」善信停下動作，盯著零件，喃喃。「你這樣說。」

他眨眨眼，垂下視線。

「我本來以為你的意思是，放手吧、休息吧、叛逆吧。我是說，雖然你們把我當弟弟，但我是哥哥，本來就該是哥哥照顧弟弟。」善信語氣裡滿是暖意。「……你不到二十歲就開始佈的局，我三十歲才懂。」

他抬眼，看著善信，只輕輕一笑。

「靠邊大舅，有錢有後盾，就算我不給善能錢，你也給得起吧？」

「小舅舅有錢多了。」

善信轉頭白他一眼，很快又勾起嘴角。「如果大哥打不過羅二，憑你的資質、又偷空私下跟在大舅身邊好幾年，你要搶接班也不成問題。」

「有 007 應戰已足夠。」

善信笑出聲。「被你這樣一講，我覺得我應該給善能更多錢，省得他把心思動到老婆身上。」

「錢是我們唯一負擔得起的。」

善信笑瞪他，似乎是一個起心動念，伸手搓亂他的髮，他不自主地攏順，惹得善信笑得更開。

「你明明沒多愛吃，常跑空廚的原因，我明白。」

「外面的東西能吃嗎？」

善信瞥了他一眼，又仰頭看天花板。「……媽前幾天告訴我，早些年，她和爸談離婚，爸的主張是讓我們兩個跟媽媽。」說完，視線直直對準他。

他輕輕笑出氣音。

「她說，當時你在場……那時你才五、六歲。」

六歲。

善信吁了口氣，別開頭，看往四周，視線定在角落的吉他，以及一旁他的備用小提琴琴箱。

善信微笑。「來吧。」

他側著頭。

「你的祕密武器。」善信回過臉對他笑。「你說，善信，沒關係。所以你一定有祕密武器，萬一我放手了、不管了，你會想辦法安撫媽媽的祕密武器。」

「……」

「能撫慰心靈的，有宗教、情感、文學、藝術……還有音樂。」

他嘆了口氣。他這個哥哥是個可怕的男人。

「你後來從不在家裡練琴。」

「我喜歡被認為天資聰穎。」

善信只笑笑，越過沙發，拿起吉他，就近在一旁的單人椅坐下，撥弄弦，調音。

他立在原地，聽著善信隨性撥弦。比起善能，善信的吉他技巧生疏了些，但對於和弦調性、節奏音感等基礎樂理也有相當瞭解，他一聽到前奏，就知道哥哥在彈什麼。

善信也不催他，只反覆彈奏，讓 **November Rain** 的吉他伴奏音持續迴盪在整個客廳。

他的血液、心跳不自主地跟著旋律打拍子，他閉上眼，感覺自己的意識已在拉琴合奏。

他多久沒拉這首曲了？

求求你，馴服我吧。狐狸對小王子說。

他曾經很愛的歌曲，因為她，意義不同了。

她專注聆聽的神情已深印腦海，這首曲子再也不一樣了。

就連現在，雖然只有善信的吉他伴奏，但他腦海自動揚起小提琴樂音、她的臉、她的表情。

他共鳴她的共鳴。

事後，他承認，選擇這首曲子回饋小樂迷，是期待看到她的笑臉，期待看到她臉上會有的神情。

期待，是你用心付出的投射。

察覺被馴服的前兆，他驚愣退出，但曾強悍寫在記憶裡的，總會隨著無意識揚起的旋律又飄回他思緒。

他制止思緒亂飄，逼退總不安份的記憶，只看著善信撥弦。

善信有十足耐心，卻也從不強人所難。

曲畢，善信按壓琴弦，掛著淺笑，看著他。「鞋後跟敲三下。」

他一頭霧水。

善信用下巴朝茶几上的書一點，他瞪著《綠野仙蹤》的封面，被狂風吹到奧茲國的桃樂絲，一直想回自己的家堪薩斯，直到最後她才知道，她腳下那雙魔法鞋，鞋後跟敲三下，叩叩叩，就能帶她到她想去的任何地方。

叩叩叩，去你想去的地方吧。哥哥告訴他。

沒關係，善治。哥哥溫暖的目光說著。

見他沒反應，善信笑意加深。「這幅畫……不太像善能的品味。」

他隨著哥哥的視線看往牆面，那幅《草叢堆裡找螳螂》一片綠意盎然。

「他近視，很需要綠色。」他回。

善信點點頭，又睨往畫作，研究右下角的簽名。

如波浪般的草簽，除鬼畫符外，看起來也像 533。

**原來真的是這樣。羅善治，小偷，小偷。**

寂寥人靜的難眠夜晚，任何人都會是聽覺的動物。

她的面容、她的語句、她的表情，深深印在腦海裡。

鮮明、歷久彌新。

#### 第四章 方寸之亂

嚴格來說，武姍姍和武大悟的誕生，並沒有人特別期待，事實上，他們的父親武文穎還是兩天後才知道自己的雙胞胎兒女已經誕生。

「武總，這是新的促銷方案，四維打八折，我們修正為七折，經過核算，毛利率下修到只剩 8%，但預估營業額可以成長 15%。」

「定案。」武文穎用指敲著桌面。

總裁辦公室旁的會議室只有幾個核心幹部，全都拿著被武文穎退件的企劃案修訂著，有人敲門後急忙忙步入，在武文穎耳邊報告。「益盛也決定合約期滿，不再放貸給四維了。」

聞言，武文穎敲桌面的指停了，往後躺向高背辦公椅，臉上出現快意的笑容。把對手往死裡打，是天底下最爽快的事。

內線響，有人接起，說：「武總，宋銘謙來電。」

武文穎沉思幾秒。「說我稍後回電。」

「武總，此次立委選舉，這是幾個候選人的政見……」

武文穎瞥了眼遞過來的比較表。「羅家和宋家都沒有支持的是哪位？」

「賴建興，不過他傾左，他的勞工政見不利資方……」

武文穎哼笑一聲。「就他吧。」

會議室裡的氣氛沉寂了起來。

武文穎環視與會眾人，愣住。「芷雲呢？」

好似有人按了暫停鍵，全室靜音，與會者的動作不是紙張翻到一半、運筆停在一捺、就是有人喝水喝到忘了吞嚥，直到溢出嘴角。

咳咳，終於有人清清嗓，說：「報告武總，王特助，前天下午羊水破了，就去待產了……」

武文穎恍然，這農曆年前的特殊會議，他全心全力萬分專注，戰鬥力全開，連妻子去生產都忘了。

直到會後，武文穎才前往醫院。

抵達醫院，先探望妻子，王芷雲躺臥在床上，已用筆電收信。

「辛苦了！」他開口。

他的妻子是工作狂，他偶爾想著，妻子或許不愛男人，但他沒差，娶王芷雲也只是讓武家有後，能給在天之靈的雙親交代而已。

王芷雲抬起頭。「武總，他們在隔壁。」她的口吻像報告公事。

武文穎點點頭，轉身離開，沒有發現王芷雲怔怔看著他離開的背影，嘆了悠長的一口氣，才將目光移回筆電螢幕。

武文穎走到嬰兒室，這是特別闢出來給武家新生兒的專房，兩張小小的照護床上，各自躺了個嬰兒。

他眯起眼。

裹著藍色被褥的嬰兒明顯躁動，五官糾結著，不一會大哭了起來，專責護士連忙趕上照護，換掉濕尿布，哭聲不止，護士看看錶，抱去給王芷雲哺餵母乳。

裹著粉紅色被褥的嬰兒則安安靜靜沉睡著，表情如天使安詳，只有胸膛間的呼息起伏顯示她一切安好。

這一看，莫名地看出興趣。



有人移來座椅，武文穎順勢坐下，直盯著小嬰兒。

不久，藍色被褥嬰兒被抱回來，奶香氣息飄來，護士說，武先生，這是令公子。他點點頭，看著護士把男嬰放回床，包好被子，男嬰一會兒便沉睡。

他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兩張有點相似的臉，一對龍鳳胎，皮膚有點皺、頭髮有點少，臉紅紅的，他不覺得可愛，但感覺很稀奇新鮮。

護士又進來，檢查女嬰，尿布濕了換上新的。護士又看看錶，但女嬰還在睡，顯然不餓？

這是武文穎看到雙胞胎的第一天。

適逢過年剛好得閒，武文穎每天花大把時間待在嬰兒室，男嬰餓了就哭尿布髒了也哭，女嬰則安靜異常，護士主動查看、換尿布，有時女嬰似乎醒了，也只睜著大眼，得由護士定時抱去喝奶，一連好幾天，他都沒聽過女嬰發出聲音。

終於，「她是啞巴？」武文穎的口吻彷彿嫌棄瑕疵品。

「不，武先生，她還只是個嬰兒——」

「她都沒有發出聲音。」武文穎陳述，不容反駁。嬰兒會為了身體自然需求哭鬧是常識。

「她剛生出來時有哭，我們也做了測試和檢查，令千金只是——」護士頓了一下。「很好帶。」

武文穎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是啞巴或有其他瑕疵，但看著女嬰醒著時清澈的雙眼，他莫名執著起來，堅持想聽到她的任何聲音、哭叫。

有時望著女嬰天使般無邪的眼，他彷彿著魔。上一個吸引他又不回應他的是誰？

宋銘鈴。他苦追多年未果，而他苦苦追求的女子，最後選擇四維那個花心大蘿蔔羅治賢。

他在感情路上跌了跤，在他從未想到的地方跌跤，追求宋銘鈴失敗是他人生唯一的失敗，在政商界興風作浪打壓情敵，純粹是為了發洩。情場失意，商場所向披靡，幾年來聽聞羅治賢金屋藏嬌甚至認領外面的小孩，積怨未平恨意新生，更將四維往死裡打，也遷怒起幫著姻親的宋家……

在知悉宋銘鈴選擇忍辱求婚姻之全，在最後一絲期待終究落空之後，他閃婚跟隨自己多年的美麗女特助，而後有了這一對雙胞胎。

然而，他的女兒也不給他任何回應？

於是他苦等女嬰的反應，任何都好。

女嬰餓了也不哭，尿布髒了也安安靜靜，彷彿天生的公主，要人時時關照，增加檢查頻率，照顧者得先一步備妥、提供照護與服務。

比起哭叫才獲取他人服務的男嬰，這女嬰，不哭不求，反而贏得更多注意力。

她比較好帶？想起護士所言，武文穎莞爾一笑，站在管理角度來看，她更耗照護成本。

他笑望這個天生的小公主，又看到那可愛的小手，不禁用大手握住，女嬰動了一下，小手仍安穩窩在大手裡。

女嬰睜眼望著他，這麼小的嬰兒視力已經正常了嗎？

咿。呀。

剛剛是她發出聲音嗎？

他鬆開手，又握起小手，反覆測試，女嬰會咿咿呀呀回應他，他女兒不是啞巴，他有點激動了起來。

因為心情激動，他感覺那雙看著他的眼更加溫潤孺慕。

他的女兒。

這麼簡單的付出，就獲得她與生俱來的依賴與回應？

胸膛霎時盈滿熱流，他看向男嬰，男嬰此刻則安安穩穩睡著，他的兒子只有在睡覺時才像天使。

過了好一會，他打算如廁，抽開手，才踏離嬰兒房兩步，嘹亮的哭聲傳來，他轉回頭，護士也趕忙跑來，兩人看著女嬰哇哇大哭。

喝奶時間還沒到，檢查尿布、尿布也乾爽，女嬰哇哇大哭一定是呼喊父親，她的父親這樣結論著。而一旁的男嬰也跟著應和，嚎啕哭叫。

一雙兒女這樣嘶聲力竭的哭喊，彷彿是渴求他的關愛。

武文穎一生要什麼有什麼，但這樣單純無邪的依賴，來自他的兒女，他瞬間瞭然了什麼，如果他還能、願意愛誰，除了這一雙兒女還有誰值得？

就在這一刻，武文穎才想到要為兒女取名。

他的人生，行到中年，他的兒女，儘管姍姍來遲，但終究讓他大徹大悟。

現今，下午時分。

武家道館二樓，書架和沙發靠牆，另外三面牆開窗，十一月微陰的天，濕氣甚重的空氣流通，屋內四個角落的喇叭流洩著跨界小提琴家 David Garrett 演奏的 Liebesleid。

二樓正中央有張實木長桌，桌的一角有台筆電，桌面則散落畫紙、水彩等雜物。

姍姍盤腿坐在實木椅上，躬身向前，正在查看混色表，灰至灰黑，她拿起不久前拍的大象照片，泥巴堆裡的大象，這張、那張……

她搖搖頭，又將目光移至穿山甲在枯葉找蟻窩的照片，她瞇眼思量，要怎麼呈現這主題……

猶豫不決間，她伸起懶腰又捏捏後頸，想到了什麼，從照片堆中找出一張，凝神細看正在跑馬拉松的眾生，以及被對焦的那張臉。

她的母親。

母親的體型，自她有記憶以來，一直很福泰，直到近兩年瘦下來，母女倆才有些相像，而瘦下來的母親比她更加精雕細琢，嬌小的五官、嬌小纖細的身材，這樣的母親跑在人群裡，面容盡是硬撐著的堅決，攝影的當下她並未察覺，數位檔映在螢幕時，她才感受到，比起樂在馬拉松的芸芸眾生，母親似乎在享受酷刑以釋放自己。

她沖洗、放大，常常盯著這張照片，總有股念頭想替這樣的母親作畫。

她學的是商業設計，算是兼顧興趣又能為武豐幫上忙的科系，她畫畫只是插曲，有時設計或作畫時，總會想起當年在賦華廣播室裡看到的那幅畫。

那幅滿滿人群的畫，一張張大聲公般的嘴，一顆顆紅通閃亮的心，好似每個人都極度想要被聽見。

她探究過那幅畫的來頭，得知作畫者是已提早退休的富豪，在畫界算是小有名氣的業餘畫家。有趣的是，畫研社社長告訴她，那幅畫的元素其實是來自早年某個學生的塗鴉素描，而那個學生，是四維的羅治賢。

那幅畫是非賣品，她後來問過了。

還是有些東西錢買不到。儘管——蠻橫強悍一點，凡事皆有價，但那意義就不美了，畢竟堅持為非賣品自有其意義。

雜思亂想間，她才發現自己不自覺地仿著那張畫，隨手塗鴉著一個個人形、大聲公、閃亮亮的心……

筆電傳來新郵件提示音，她瞥了眼，暫時沒打算理，但下一秒，手機響起，她微嘆，看了看電話號碼，接起。

「大小姐，您好。」

「你好。」聽聲音是大悟的祕書，叫什麼名字來著？

「我是許建彬，剛剛傳了兩封電子郵件請您過目。」

啊，對，就是這名字。「好的，我等會看。」

「內容是武豐新 CIS 的各類應用範例。另外，您上次提到，豐采大邑附近的商家店招，建議全面換新，鄰近街燈也和相關單位商討贊助更新，這兩項由武豐出資大部分，對嗎？」

「我不就是這樣說的嗎？」姍姍皺著眉問。

武豐新建案將於半年後完工，不久前大悟讓祕書來問她意見，她特地跑到那附近晃了晃，看到老舊住宅區、夾雜小型商家，只是那些招牌又醜又舊、路燈樣式過時又昏暗，整體看來，華美的豐采大邑突兀地聳立其間。為了街廓美觀整齊，幾天前這祕書又來電，她便口述想法。其實她還說可以在人行道上或哪裡多種一些樹……

「是的。所以我附上企劃案，麻煩您看過後幫我回信確認，好讓我上呈特助和總經理。」

原來是要她背書畫押？「好。」

盡責的祕書掛斷後，姍姍起身挪動椅子到筆電前，連看了兩封郵件，大致確認內容，分別打了「很好」、「確認」兩字便算是回覆。

她在武豐集團所掛的職稱是董事，一年僅需出席總部幾次，但大悟準備接班，擔任總經理室特助後，所有武豐形象、廣告美編等相關的文件，都讓她參與，有時自己來問意見，出差或忙碌時便讓祕書來探詢。

回了信，她想了想，鍵入馬拉松搜尋照片，瀏覽著跑馬拉松的眾生相，點著點著，保養品廣告影片跳出，她正想關掉，看到代言人，愣了一下，便任由廣告播畢。

目前最火紅的名媛，季小姐。

她昨天才在香奈兒 VVIP 招待會看到本人。

出席招待會是應母親要求前往，幫母親採買最新一季的服裝包包，但對她而言，這類場合頗為無趣，是以她帶著衛維一道。

看到衛維盛著滿滿一盤糕點回座，姍姍不禁微笑。「妳像母熊，怪不得大悟認定遇到同類。」

衛維聳聳肩，嗑起檸檬塔。「有好料吃，妳叫我蟑螂都行。」

姍姍嘆了一聲，看了看四周的目光。

「這裡不能講蟑螂？還是名媛的字典裡沒這個詞？」衛維咬著泡芙說。

「是罕用字且伴隨尖叫發音。」姍姍笑，叉了口甜點試吃。

「科科。」衛維似笑非笑著。

大悟極愛甜點，她偶爾會幫大悟找新品項，她把嚐了半口的甜點放到空盤。甜點和冷凍食品市場，四維空廚立下不可逾越的高牆，她還沒試到足以匹敵的。

「要不是妳，我這輩子可能來不了這種地方。」衛維望著四周名媛衣香鬢影，又吞了個杯子蛋糕。

「聽不出妳是褒是貶。」姍姍回著。

「中立客觀地。」衛維補充。「這裡的 **VVIP** 都好像，這些名媛是不是有穿搭範本？衣服、彩妝、髮型、配件幾乎大同小異，妳確定這裡不是複製人集散地？」

姍姍噗哧一笑，放眼望了一圈後，不自覺乾笑起來。

這些名門淑女相似、共通的豈止外表而已，據她所知，在場有四位都和羅善治約會過，少則一次，多則三次。

而那個鋒頭極健，身邊圍著姊妹淘的季小姐更是其一。

看到季小姐如女王蜂般被簇擁，在閒聊的空檔間投來的一眼，她禮貌地掛上笑，微微頷首算是致意，但季小姐卻只是昂起下巴又別開視線。

「剛才那女人是不是裝作沒看到妳？」衛維瞪著女王蜂，問。

姍姍勾起嘴角。「大概是我們穿得太隨便了。」

「科科。她瞪的是我？原來穿得不像名媛我就隱形了。」衛維看了看自己的平價洋裝，又瞅了眼姍姍的名牌衣裝。「我的隱形結界太大，連累妳也跟著隱形惹。」

姍姍噴笑。「自知之明地。」又拍拍衛維。

「期待妳有同情心真是癡心妄想。」衛維嘀咕。

姍姍沒有回答，只裝作不經意地打量季小姐，看著季小姐將目光一一送往其他名媛，好巧不巧，她們都和羅善治約會過。

那幾位都長得美麗大方，有著良好的政商背景，講話都輕聲細語，笑起來異常甜美，而且膚色都很白……

嗯？原來他喜歡皮膚嫩白的女人？

她不夠白，也難怪她會被跳過。大悟倒是沒有提過這種小細節。她不禁啞然失笑。

大悟常常更新羅家第三代的情史軼事給她，用以證明羅家的花心基因遺傳到第三代依然頑強沒被稀釋。

羅家老大羅善地來者不拒，老二羅善信外表溫和煦人但早年也是情史不斷，老四羅善能是辣妹粉，有小模網紅的 **Party** 從不缺席，不過嘛……除了羅老大婚後的緋聞依然不少，另外兩位已婚的羅家兄弟似乎改邪歸正了？

羅家第三代還有四個是外面女人生的，那些人不了大悟的眼，算不上四維羅家的。

「而那個羅善治——」大悟故意拖長語句。「簡直有頂級名媛收集癖，上流圈剩誰他還沒約過？」

我。姍姍心想。

她本來沒注意那些名媛，但越被跳過她就越在意。

「他要不是有自知之明，就是還在練等，無所謂，反正結果一樣，羅家男人很花心，妳不要忘記。」

她哪會忘記，四維羅家的花心事蹟，大悟五日一小更、十日一大更，從羅家第二代羅治賢一妻四情人八個小孩的情史、到第三代那四個的花邊，她已聽到耳朵長繭。

她曾懷疑，大悟留學期間的前幾年每次回台灣如此熱衷社交，出入私人招待所、俱樂部、跑趴，根本是為了取材，打算出版一本四維羅家秘聞，封面的設計最好秘字還要用硃砂筆畫紅圈，才夠八卦腥羶有賣點。

唔……其實，就算大悟不說……

留學生涯結束回台灣後，她自己不也看到了？幾年來，幾次政商色彩較為中立的相關場合看到羅善治和不同名媛出雙入對，就算和她對上眼，也只是看了她一眼、禮貌地微微點頭而已。

當年那段有粉紅泡泡的日子，曾經那次他翩翩紳士助她脫困桌底，讓那粉紅泡泡擴大再擴大持續好一陣子，都已是好久好久以前的記憶。

畢竟，他們根本不算認識，他只是她腦海裡的幻影，毫不真實。

更何況，她不是親耳聽見了嗎？他們小舅舅說，不准追武家女孩，常常搞四維羅家的武豐武家的那個武家女孩。

只是……當年拍的那個低畫質影片，躲在電腦的資料夾裡，總耐心等待著她不定期點開。

只是……她錄製的那三首曲子，至今仍偶爾伴她作畫、運動。

她猜他的琴音曾經寵壞她的耳，讓她的喜好定型，只想聽類似那種能觸動她心情和思緒的樂音。

揮去雜思亂想，她掃開桌上文件，拿出素描本，看了母親的照片一眼，將構思已久的畫面繪於白色畫紙上。

傍晚涼意襲來，專注於作畫的姍姍才想扭亮桌燈，手機響起，看了來電者，她不假思索接起。

「妳從來不管會花多少錢對嗎？」大悟劈頭就是問句。

她微笑。「這是為哪樁？」

「豐采大邑的街廓改善計畫啊。」

「我只是無給職的顧問，成本效益是你的工作。」

「嗯哼，許建彬很會，不只找妳，還找賴守成加入戰局，那區的議員、里長全都贊成，還串連提案連署，真是皆大歡喜啊，除了出錢的冤大頭武豐。」

姍姍一愣。「讓你騎虎難下了？」

「倒不會，反而有利建案銷售。」

姍姍翻了個白眼。

她的弟弟，工作後就沒那麼好玩了，滿腦子商業經，她猜大悟的休閒娛樂只剩拳擊和講羅家八卦，瞧瞧，人在國外出差，打來還是只談錢和利益。

「對了。《鹽田堆裡躲白貓》的授權敲好了，初期會用在武豐飯店會員卡與聯名卡。妳最近在畫什麼？」

她的弟弟變得好無趣啊。

「深海裡的槍蝦。」於是她回。

大悟哈哈大笑。「妳真的畫得出來，我就幫妳開畫展。」

姍姍垮下臉，怎麼又是錢或利？……算了，乾脆……「最近怎都沒更新羅家秘聞？」

另一頭無聲幾秒，才聽到大悟哼了一聲。「妳就看現在哪個名媛最像女王蜂就知道了。」

幹嘛不更新她不知道的……

才這樣想，又聽大悟嘖了一聲，低聲碎念幾乎可算自言自語：「……不過那傢伙真的很會選，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點……」

什麼意思？

她正想問，大悟話鋒一轉：「對了！最近媽要買賴阿板的地，如果媽要找妳出力，妳不用理，等我回去處理。」

問話的時機已過，「隨便！」她只好應，姊弟倆寒暄幾句後便結束通話。

她換下便服改穿運動服，下樓，看到道館十來名學員已在熱身。

頭染金髮、體格魁武的雷夏亞正在示範拉筋，看到她，揮揮手，她點了點頭。

雷夏亞長她和大悟兩歲，孔武有力，是古叔叔的外甥，幾年前，被引薦接替古叔叔擔任教練，在大悟留在美國唸研究所時，代替大悟保護她。

只因大悟認為她這個姊姊需要被保護。

她先熱身、拉筋，而後走到一角，戴上手套攻擊沙袋，不一會兒，雷夏亞走近，說著：

「妳知道嗎？用頭去撞牆，可以消耗掉的卡路里——」

「每小時一百五十大卡。我記得。」姍姍回，轉腰連續揮出左手刺拳。

「原來這個講過了。」雷夏亞恍然。

姍姍轉回身體收回拳，笑。「撞牆要撞一小時才能耗掉一百五十大卡，打拳實在理智許多。」說完改練右手直拳。

雷夏亞咧嘴而笑，從寬鬆的褲袋拿出一本舊冊子，看了看，又說：「妳知道嗎？威而鋼可以讓花瓶裡的花保持新鮮。」

姍姍噗哧一笑，暫停動作，又睨了雷夏亞一眼。「總有一天，我要把那本冊子搶過來，看大悟留給你的這本子裡面，到底還有什麼垃圾知識。」



聞言，雷夏亞又瞄了冊子一眼，很快將冊子收好。

姍姍收回笑，專心練左右手勾拳和上勾拳，再來便是組合拳交互練習。

每週有三天的早晨，她會跟夏亞對練，但偶爾她會在傍晚時分用沙袋練習，此舉帶有示範性質，讓來武家道館的女學員見賢思齊，此外，有些男教練不便教授的動作也由她或衛維協助充當助教。

耗時一個多小時的示範和指導後，她站在一旁擦汗。

「人體那麼多分泌物，妳知道唯一嚐起來有苦味的是哪個嗎？」夏亞又問。

姍姍轉轉眼珠。「吃了苦瓜後的口水？」

雷夏亞忍住笑，搖搖頭。

「誰沒事會去嚐分泌物的味道啊？！」姍姍好笑說著，又灌起礦泉水。

砰一聲，有人中拳倒地，她和夏亞趕忙上前查看，幸好年輕的學員唯一受的傷只是流鼻血和自信心。

「晚了，姍姍，我送妳回家。」夏亞看了眼時鐘，說道。

姍姍翻了翻白眼。「好了啦，除了被汗臭熏死、以及運動過量，你覺得我還有什麼危險？」

「可是大悟——」

「你倒說說一般動手動腳的混混誰打得過我？」

夏亞傻笑。

「如果壞人用槍，你也打不過吧？」

夏亞搔頭。

姍姍微笑，成功勸退對方，好不容易沒大悟一副保鏢姿態跟上跟下，她才不要又來一個夏亞干擾她的自由。

擦了汗，喝了水，準備回家。

作畫、練拳，姍姍有泰半時間都待在武家道館一、二樓，她很習慣這樣簡單的生活，也頗滿意當初爸爸把這樣的生活帶入她的生命。當晚，她開著自己的小金龜車回家時，這樣想著。

紅燈停下，手機傳來簡訊聲，她瞄向手機架方位，看了眼螢幕上跳出的字句。

**賴守成：會晚到。**

綠燈，她繼續上路，沒有回覆訊息。

∞ ∞ ∞

賴守成應付完簡單的飯局後，在司機與助理的接送下，前往武家道館。

下車前，他還在瀏覽針對今日車禍的各種見解，同時交代臨座的助理，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約時間進一步拜訪與研討。

語音來電，他接起，蹙眉聽著對方的進度與理由，越聽臉色越難看，開口打斷對方：「用文件遺失這種藉口又躲你你也信，股長躲你你就繼續等明天等後天等連續等一週等到他出現為止，一週等不到就往上找科長問他股長是連續請假還是翹班，這樣你還查不到結果我再直接找處長。」

掛斷電話，剛好抵達道館大門，助理火速開了車門，他下車，直覺地瞄了眼二樓，沒亮燈，他看錶，已過八點，姍姍應該已經回家了。

他快步走進道館，接過助理遞來的肩包，換過衣服，掃了眼練習區，只剩兩組的學員，雷夏亞則站在一旁瞪著他，想是因為他遲到。熱身完畢，他躍上練打擂台，雷夏亞也沒多說什麼，翻身而上。

你來我往，雷夏亞全沒在客氣，賴守成十幾年來練得的組合拳也小有成就，就算對付雷夏亞這個大隻佬討不到便宜，至少偷襲幾次也得了逞。

眼看雷夏亞一拳就要打到他右臉，早在助理喊著「別打臉！別打臉！」時他已歪身閃過，直拳伺候對方，雷夏亞早有準備，避開後一拳猛擊他肚子，他吃痛，本能想退後一步，意志卻佔上風，向前一步連本帶利給雷夏亞一個左勾拳。

雷夏亞擋住，順手揮來一記下勾拳，他來不及閃，下巴就這樣被擦過一拳。

「欸！就說別打臉！」助理又再嚷嚷。

賴守成的氣息開始不穩，他退開一步接過助理的毛巾擦汗又喝了口水，感覺眼前有紅霧，他晃了晃腦，試圖擺脫久遠前的記憶。

但那少年時期的記憶悍然霸佔他的思緒，行經小巷子時突然罩住他的頭的枕頭套，他還記得是大紅喜氣般的俗麗色彩，讓他眼前只充斥紅色，還有濃濃的霉味凌遲他的嗅覺，他還沒來得及反應，一陣拳打腳踢往他身上猛踢狠踹，他揮打幾拳命中不到目標，便彎身抱住頭護住要害，幾分鐘後，有人撂下話：「告訴你爸爸賴大立委，收了錢就要辦事。」

收錢辦事？他才不信父親會搞這種事，退一萬步來講，他父親不會跟這類對象合作、也不可能做沒把握的事。

「具體而言，你指的是哪一件？」他那時全身骨頭都快散了痛到爆，但意識卻無法服輸，亟欲探究可能的線索。

「具體而言？有讀書就是不一樣。」流裡流氣的聲音說著。「拎北怎麼說，小弟弟就乖乖把話帶到就好。」隔著枕頭套拍拍他的臉，又說：「這次只是清粥小菜，下次就是這張帥臉。」

他舉起疼痛的手臂扯開枕頭套，但人早就混入大街的人群了。

唯一的物證是枕頭套，但沒有其他線索，他的琴箱被踹壞，小提琴毀了，他背包裡的書本筆記散落一地。

一身傷換來接送的司機以及到武家道館學拳。

他喘著氣，他必須轉移注意力。

姍姍——

起初，他並沒注意武家姊弟，畢竟那對姊弟有時談笑的舉止頗為幼稚。

但若能像他們身手那麼靈活……

姍姍是第一個真的把他打傷的學員，類似那次被突襲的疼痛感覺襲來，他以為自己會感到恐慌，但他看到她的笑，以及她直爽提點他弱點的話語。

他呼口氣讓自己的手腳跟上她講解的要點，毫不認輸的出招，跟著他的記憶便是騰空與落地，既刺又辣的燒灼自他左臉泛開。

他的頭套被卸下，他聽見她的中低音。

「哈囉！你聽得見我嗎？」

他不記得他那時做了什麼說了什麼，他只看到她的大眼晶亮而清澈，充滿關切地凝視著他。

這是爺爺和爸爸老耳提面命著他必須潔身自愛、要好好追求的對象，他以前從沒當一回事。

但看著姍姍，他心臟猛烈躍動，他腦海冒出愚蠢的畫面，他騎著腳踏車後座坐著姍姍，在夕陽照映下，他送她回家，更可笑的是，他的想像裡一切都是慢動作進行著，讓他得以偶爾回過頭，看著她，看到她笑看夕陽，又拍他的肩要他騎快點的畫面。

當下，他覺得自己戀愛了，只不過——

「還打嗎？」雷夏亞的聲音傳來。

賴守成轉動頸脖。「再來。」

雷夏亞沒留情，兩人你來我往猛練二十幾分鐘後，終於告一段落，雷夏亞退後一步，賴守成雙手扶膝喘了喘氣，脫掉頭套、手套，接過助理遞來的毛巾，擦乾了滿頭大汗後，灌起礦泉水。

「欸！委員，你明天下巴一定會黑青。」助理怨歎。「明天有通告耶。」

賴守成躍下擂台，將毛巾和空寶特瓶塞往助理胸前。「你先回家——先幫我拿套衣服來。」

「欸！好的，委員。」

賴守成大步走往男子澡間，沖了澡，接過助理拿來的大毛巾，擦乾髮，換上乾淨的衣服，和雷夏亞揮手道別，走出武家道館，坐上車。

「委員，到武家嗎？」司機問。

他領首，汽車行進間，拿出手機，再次瀏覽討論區、專頁近一小時來的更新消息。

「委員，老先生說，拖太久了，這次一定要拿下武家。」司機開口。

賴守成抬起頭，透過後照鏡，對上司機的視線。

猛然地，他憶起年少時期，他被毆得一身傷後，曾看到父親深夜接見一個滿身邪氣的男人，發現他的窺探，父親一臉嚴肅地關上書房門。

有些事，年少時瞥眼見過暫存腦海，長大曉事後才明瞭其中的灰暗。

「拿下？」賴守成似笑非笑。「我爺爺真的是這麼說的？用這個字眼？」

司機點點頭。「老先生這塊地，這次故意也開放機會給其他買主，擺明不是非武家不可，就是做球給您，好讓您別再拖了。他等您和武小姐的婚事等很久了。」

賴守成揚了揚眉。「我怎麼記得爺爺提過，這塊地有點問題？」

「老先生說，若和武家的婚事成了，他會親自處理好。」

賴守成沒進一步回覆，手機訊息聲傳來，低下頭查看，皺起眉，勞工群組內的最近一則熱門討論，是剛結束育嬰留停的女性上班族，回崗位後不到四個月再次懷孕，而被因故解職的勞資糾紛。

他查看各方意見，傳訊息讓助理蒐集相關資料，看了看窗外，下個路口就要轉上通往武家的快速道路，他放下手機，看錶，剩十五分鐘就晚上十點了。

他想了想，開口。「回家吧。」

「委員，可是老先生——」

「得了。我知道了。回家吧。」

司機在下個路口右轉改道，賴守成往後靠往頭枕，盯著前方路況，不禁笑了出來。

誰會想到武豐集團的千金武姍姍大小姐，上流圈的高嶺之花，很難追的真正原因，其實是因為她的嗜好是：學武打拳擊——所以很難被近身、輕薄；畫畫、看喜劇——所以很宅；以及十點就寢的習慣——所以不過夜生活。

他又揚起手機，自相簿找出一張照片，那是便當裡的一朵白花椰菜，菜莖裡躲了隻白菜蟲。

他發送照片，又鍵入「姍姍晚安」四字。

訊息很快被讀取，但遲遲沒有後續。

幾分鐘後，助理的郵件訊息蹦現，他轉了轉脖子，點開郵件，專心閱讀起來。

近十點前，通訊軟體的通知滑過螢幕上緣，顯示 533 傳來一張照片，他立刻點開，放大照片，看到整張照片被貼上滿滿白花椰菜，他用指上下左右挪動照片，仔細查看，在左上角那朵裡找到菜蟲。

照片之後，是姍姍打的一行字。

**宣導食品衛生？**

賴守成微笑，心情好了起來。

若許多事終究無法避免灰暗，那感情便是他唯一能堅持的單純美好。

## 第五章 因緣心形地

那顆心出現在羅善治眼前時，他以為自己聽到了砰、砰、砰的聲音。

紅紅亮亮、立體閃爍，看著那顆心，他懷疑這頁簡報加了音效。

但是並沒有。

昏暗的室內悄然無聲，簡報者劉聿明立在前方，目光輪流放在投影片及與會者身上，伸手扶了扶眼鏡，遲遲沒有進一步說明。

現在是上午十點左右，地點在四維集團總部財務副總辦公室旁的小會議室裡，與會者共三人，除了劉聿明，另外兩人就是他以及他的大哥羅善地。

羅善治手肘抵在桌面，十指互貼，耐心等著。

「這塊心形地，所有權人不是賴阿板。」劉聿明說完這句，又讓室內陷入沉默。

羅善治愣了一下，再度端詳投影片內容。

投影片中，一塊地廣闊而長方，中間卻有顆愛心——心形地——所有權另屬他人？

他回想稍早前的簡報內容，其實和他昨天才看過的計畫案相去不遠：

搭配四維集團為期五年的獵地計畫，小組總算找到這塊前景看好的地，不僅鄰近未來的轉運站交通便捷，更坐擁萬坪公園預定地的湖光山色，是目前最值得投資的建地。

再來是地主簡介，地主晚年移居美國，而小組成員是如何努力聯繫，終於獲得斡旋先機，可以跟地主談價，只不過——

廣闊長方的土地正中央，有一塊心形地不屬於地主。

羅善治將視線投向他大哥。「我們是怎麼談得斡旋先機的？」

大哥回望他。「賴家有意和大舅舅合作一些事情。」

嗯？他倒沒聽大舅舅提起，怎麼感覺賴阿板在透過大哥丟餌？不過，政壇上分分合合所在多有，偶爾因案因時而異，所以也稱不上稀奇。

「武豐對這塊地沒興趣？」他又問。

倒是劉聿明搶答了。「武豐也下斡旋了。」

當然。他想。

劉聿明補充。「賴阿板很久以前就把心形地賣給別人了，但沒去登記，就這麼幾十年過去了，沒賣地就沒有差別，現在打算要賣了才想起來。」

羅善治將目光望向大哥，大哥的臉看來有些疲累，不像以往會擺出王者架式那模樣。

明明本該是四維預定接班人……

自他進四維法務室上班的第一天起，就打定主意當個低調的橡皮章，偏

偏這半年來，大哥有事沒事老喜歡找他商量，或許以為三個臭皮匠能勝過諸葛亮。

「幾十年來都沒去登記？」羅善治將目光對準簡報者。

「是的。查過了。」劉聿明避開他的視線，點頭。

「賴阿板願意承認這筆買賣？」

「沒有不認，應該說是提醒已下斡旋的買主，有這樣的一筆歷史交易……」

這種陳年舊帳又是沒登記的買賣，法務室當然審核不到。羅善治看著那顆心，沉思著。

所有權移轉登記的請求權期限是十五年，賴阿板可依此抗辯，但若不抗辯，那塊地的確可以補登記為當年買的人所有……

而政治世家最怕被控訴欺壓弱者，若心形地所有人手上還握有買賣契約，賴阿板當然也不會隨便賴帳。

或者，四維買到賴阿板的地之後，屆時再主張他們是善意第三人？

「這位，就是心形地的所有權人，呂玉花女士。」劉聿明將投影片跳頁，一張老婦的臉出現。「我們昨日接觸的結果是……呂玉花女士不賣地，但她又表示，若四維真的有誠意，就請羅家人親自出面去談。」

羅善治撫著眉心。好吧，現在他們不是善意第三人了。

他看著老婦的臉，眼前卻仍浮現閃閃跳動的紅心，投影片特效開太強了，讓他還存有奇異的視覺暫留。

「善治，這樣的話，情勢你了解了嗎？」大哥的問句飄來。

「不是很了解，而且感覺很麻煩。」他忍不住懶懶應著。

大哥揮揮手，劉聿明躬身，退出會議室時順手開了燈，一室光明乍現，讓他清楚看見大哥的神色。

「善治，這是爸交待的計畫，我找地找好久了，我的人也跟賴阿板周旋好一陣子，不能眼睜睜就這樣錯失良機。」

「嗯。」羅善治把玩袖釦，隨口應聲。「你另一個特助呢？」

那個特助長得非常漂亮妖孽，搞不好可以做一次師奶殺手。

「我讓他處理別的事了。」大哥只簡單回著。

「這個劉聿明，跟大哥很久了。」他直述。他無法干涉大哥用人，只是

他不信任會避開他視線的人。

大哥投來一眼，神色有點複雜，只點點頭。

與法律相關的事務有法務室審核，財務面的內控稽核大哥一向小心，的確不會有大亂子。

他瞄向大哥不知分神到哪的目光，大哥近期越來越心不在焉，感覺只撐著接班人的殼罷了，不知是羅二、還是 007 帶來的接班威脅所致……

總不是在跟大嫂冷戰吧？大哥這種個性，根本做不來跟人冷戰這種事……

他不再把玩袖扣，看著大哥。「那塊地是袋地。」

「你說那塊心形地嗎？」大哥回過神，問。

他點點頭。「呂玉花不賣的話，能拿那塊地做什麼呢？」

該心形地的四周不鄰道路，即屬袋地，若外圍地主不願給路出入，能用飛的進出嗎？只能訴諸法律請求通行權。但這麼小小一塊，做什麼都沒有經濟效益，除非特殊原因，否則應不至於過份僵持。

其實釘子戶、袋地的案子還少了？對方不賣也不一定要買，頂多比較考驗建築師的功力罷了。

大哥總算回復正常。「所以只差價格，只有談不攏的價格，沒有買不到的東西。」

「嗯。」羅善治看了看錶，站起身。

「你要去哪嗎？」

「去參加急救研習訓練。」

「參加那個幹嘛？你不是上週才參加消防演習課程？」

「公司舉辦這些課程，不是讓員工參加的嗎？」他反問，又露齒而笑。

「我也是員工啊。」

「你去難免讓其他人戰戰兢兢的……」

「這不是更好？也可以避免主辦人隨便應和，光請些爛講師。」他微笑。

嗯？大哥是不是翻了個白眼？

「我今晚要出國，想請你幫忙，去看看呂玉花想要什麼。」大哥又說。

「啊。」羅善治睨向大哥。「對了，呂玉花要看誠意。」



「你決定就好。」

羅善治故作思量。「大哥，那你的誠意是？」

他大哥愣了一下，繼而瞪眼。「你不趁機揩油就不舒服是吧？說吧！」

羅善治忍住笑。「我想到高師傅那兒做一套新西裝。」

「……你這次又想送給誰？要慷我之慨，至少也先知會我一下，上次我被夏管家謝得莫名其妙。」

「沒。這次是我自己要的。」

嗯，大哥真的翻白眼了。

「我會聯絡高師傅掛我的帳，這樣可以了吧？」大哥回，聲音倒是毫無愠意。

他的大哥，一向很大方，完全不囉唆。

「謝謝大哥。我會去看看呂玉花要什麼樣的誠意。」

大哥揮了揮手，他便退出會議室。當然，揩油是順便，這種鳥狀況若能低調解決，自然對大哥較好。

誰先搶到心形地，就有較大的優勢拿到賴阿板的地，這是一定的。

但——對手是武豐的話，四維輸的機會不小。

∞ ∞ ∞

羅善治開著 **Austin Mini**，來到偏郊的連棟透天厝住宅區，這區透天厝的最左邊，有一間平房，平房老舊、鐵門緊鎖。

心形地的所有人呂玉花女士，正在醫院住院中，前天走路摔著了，大腿骨折，目前仍在評估是否要開刀。

他依著劉聿明給的資料，帶著四維空廚知名點心前往探病，呂玉花身旁只有一個外籍看護伴著，老臉掛著老花眼鏡，看到他來訪，瘦臉上的眼骨碌碌地打量他。

你是四維羅家的？呂玉花問。他禮貌回應是的，自介他的身份與職位。身分證拿來我核對一下。呂玉花又要求。他差點揚起眉，但只微笑，並展現誠意照辦。呂玉花來來回回打量他的名片、身分證和他的臉，點點頭，將身分證還給他。

「這張，」呂玉花欠動身子，自枕頭下方拿出一個透明夾。「你看  
看。」

他接過，看著透明夾內的泛黃紙張，上頭的手寫字內容為：

「本人賴阿板，將賴厝里第 x 段土地中，以櫻花樹為中心點，一塊十坪大小的心形地，以新台幣壹仟元整賣給呂玉花，以此為證，銀貨兩訖。」

下方則是註明年月日及兩人的署名、身分證字號及手印。

「呂女士，可以告訴我您的想法嗎？」羅善治覺得自己超有誠意，簡直是拿張空白支票給對方了。

呂玉花伸手，他將文件遞回。

「我要請你幫我找個東西，找到了，這張紙就一千塊，原價賣給你。」

羅善治挑眉。

「我把一個音樂盒落在我老家倉庫了，一個芭蕾舞小姑娘，有《給愛麗絲》音樂，轉發條讓她轉圈圈的音樂盒。」呂玉花目光看向遠方，像是在回憶著什麼。

「就這樣？」

呂玉花回過神，扶了扶眼鏡。「就這樣。不過老太婆我，最看不起你們這些嬌生慣養的大少爺大小姐，不准你們找幫手，只准你們自己找。」

你們？「呂女士的意思是，不只有我去找？」

呂玉花瞪著他。「另一個就是武豐家的武大小姐，賴家心目中的未來媳婦。本來還有另外兩組人馬，但他們派來的人，我看不順眼。」

他微微眯起眼，沒有插話。

呂玉花又直直盯著他。「你找到了，得到了心形地，賴家和武家就有小疙瘩；武大小姐找到了，我勞駕賴家未來媳婦幫我找東西，怎樣都不吃虧。」呂玉花的口氣裡有濃濃的怨懟。

……這個呂玉花因為和賴阿板的糾葛而仇視賴家、武家，順便拿羅家來一起玩？愛恨情仇兼仇富？可不可以更藍色蜘蛛網玫瑰瞳鈴眼一點？

「呂女士可以直接把心形地賣給羅家，效果可能一樣。」

呂玉花科科笑。「就說你們豪門大戶千金小姐大少爺，能用錢買就不想動手是吧？回去吧。明天起，每天下午兩點有人給你們開門，誰找到音樂盒，我心形地就賣誰。誰找幫手，約定就無效。」

羅善治沉默幾秒。「當然，呂女士這提議也行，不過我們也立個合約吧，白紙黑字。」

呂玉花再度科科笑。「有何不可呢？你比武家小妞精明多了，快寫，你寫好我馬上畫押。」

於是，他現在站在這個有著鐵皮屋頂的平房前，他看著陰沉的天空，幸好現在已是十一月，否則大熱天待在鐵皮屋裡他應該會死。

他看錶。再五分鐘兩點。

他突然有點煩躁起來。

政商社交圈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他也不熱衷那種表面虛應的場合，但在幾次政商色彩較為中立的商宴中，他的確遇過武姍姍數次。

在那些場合中，她不是陪著母親，便是有武大悟伴在身旁，近兩年來，她的護花使者有兩次是賴守成。

他聽過那些風聲，說著，武大悟勤於出席上流社會大小宴，就是為姊姊把關，任何武大悟知悉品行不佳、名聲堪慮的，只要稍微接近武姍姍，熊般的武大悟眼神一掃，沒有不縮回去的。而賴守成是目前被姊控武大悟預審過關的唯一人選。

這也解釋賴武兩家聯姻的消息何以從沒少過，那已是各方認定的準事實。

一輛綠色金龜車遠遠駛來，尋到車位，在百來尺外停妥。

一個身穿米白運動夾克、米白運動褲、愛迪達球鞋的女人下車，從後座拿了背包，關車門，走路沒認真看路，低頭看著手機操作著，又往兩耳塞了什麼，藍芽耳機？

她仍是走路不看路，還是喜歡一邊走路一邊聽音樂，總是狗啃短瀏海，常常都是馬尾，這次馬尾還很凌亂。

她直到快抵達平房時才抬頭，那張臉美麗依舊，只是有點呆。

她停步，傻住似的看著他，嘴巴張成小 o 形，呆立三秒，隨即轉身快步走開。

「……」

他大概永遠無法預知他們會在什麼狀態下相遇、也永遠無法猜到她的反應吧。

他看著那急行的背影停下腳步，彷彿在深呼吸，肩膀上下起伏著，一次、二次、三次，她取下雙耳的東西放入口袋，回過身，掛著笑，緩緩朝他走來。

「羅先生。」她向他致意。

羅先生？他愣了半秒。是了，除了羅先生，她還能稱呼他什麼？

他知道她曾是他的小樂迷——這點她以為別人不知道；他留有她偷聽的證據——這點除了他沒人知道；他們彼此心知肚明的共識只能是，他們面對面互動過的次數，僅那麼一次。

「武——小姐。」他回禮。

她微微側頭。「你剛剛空一拍？」

聽力很好？或說節奏感很強？他眯眼看著她沒露出特別情緒的臉。

「欸。」他點點頭。「突然想到，妳或許不喜歡被這樣稱呼。」

她勾起嘴角。「姍姍。叫我姍姍就好。」

他喉結滑動了下，這兩字同時掠過他心間，彷彿默念，而後他開口：

「姍姍。」

她淺笑，視線挪移，順便將身子轉向平房。「呂玉花說，只要『我』幫她找到音樂盒，那張心形地合約就五百萬賣給武豐。」

他看著她的側臉，聽到她標的重音，呂玉花女士果然是衝著賴家和武家來著。

也難怪她一臉看到鬼……

不過……她也太沒心機了，直接洩漏她和呂玉花的協議？

「她沒說會有別人。」她又補充。

他沒作聲，只等著她的反應。

「你不會是剛好路過吧？」她轉頭問，神情似乎不抱任何希望。

他看著她微揚的臉，近距離看她，她幾近素顏的臉微紅，相較十年前，她已退去所有稚氣，五官益顯深邃後，原本該增添些許女人味，但那狗啃瀏海破壞那可能有的豔麗，讓她維持著活潑伶俐的漂亮，而不過份美豔。

「我得承認我們是競爭對手。」他還記得回答她的問題。

她嘆口氣。

此時，隔壁一個胖老婦打開家門，用助行器移動步伐，慢慢拄著走著，直至站在鐵門外，轉頭瞪他們。

「你們兩個！」老婦喊著。

他倆走近。

面貌與呂玉花有些相似的老婦精明地打量著他們，像是確認身份。

「玉花說不能有其他幫手，我會幫她看著，不要作弊，不過我四點要準備煮菜，到時你們要收工。」說完，拿起鑰匙慢慢地開門。

咔嗒一聲門鎖被轉開後，老婦拄著助行器慢慢退到一邊。

姍姍瞥他一眼，他點個頭，伸手拉開鐵門。

門大開的那一霎那，他倆不約而同地，下巴都快掉了下來。

他們看到的不是倉庫，是個巨大的垃圾堆。

跟著——哈啾！羅善治打了個噴嚏。

∞ ∞ ∞

武姍姍吃過午餐後，換上 THE UPSIDE 帽 T，套上同品牌運動長褲、外套，隨便綁了馬尾，開著她的金龜車，憑著呂玉花給的地址，前往那個小倉庫。

她一路收聽 Guns N' Roses 的 November Rain，包含原唱版本、各種小提琴獨奏、合奏，甚或吉他版。

每種版本各有其巧妙與動人之處，但或許是現場聆聽與經過記憶的美化，她仍是獨愛她最早聽到的那一個版本。

「妳和守成到底是怎麼回事？」前天早上一道跑步時，母親問她。

「沒怎麼回事。」她微喘回著。

母親低哼一聲，呼息比她穩定。「賴阿板那塊地，搞那麼多功夫，大概想逼婚了。」

「媽希望大悟和阿守結婚？」她頓了一步，步伐踉蹌，乾脆停步。

「說什麼呢？」母親為了瞪她，也停步。

「現在同婚已經合法，大悟也說阿守是很好的結婚對象。」她微笑。

母親不理她，起步繼續跑，待她跟上時，又說：「賴阿板那塊地有個小問題。」

「喔。」

「那塊地裡面，有塊愛心形狀的地，早年賣給他人，為了拿到賴家那塊地，現在還得和心形地的所有權人談。」

「拿到心形地，就能買到賴家的地嗎？」她問。

母親瞥了她一眼。「拿到心形地優先，因為四維也下了斡旋。」

「噢。媽——」她哀號。「那麼早講這麼嚴肅的事情，現在才四點半，我還沒醒。」

「又沒人讓你早起陪跑。」

「我就是愛陪你跑。」姍姍調整呼吸回著。「只不過，媽，你可不可以別講這些事？」

「妳先問問守成，看他那邊能不能幫上忙。」

她懶得回答。

「若是不成，妳就去和所有權人呂玉花談談。」

「好的。」她點頭。當下自行調整先後順序。

「呂玉花要求武家人親自去談，以展現誠意，妳務必要談下這筆交易，上限是一千萬。」

「媽，妳都沒回我，萬一我們談到心形地，但結果賴家把地賣給別人呢？」

「假如是四維買到賴阿板的地，我就在心形地上立個 T 霸廣告，上面寫著『最佳殯儀館』五個大字——正反面都要。」

母親的話讓她真的腳步錯亂到差點跌一跤，待她回過神時，母親早跑遠了。

於是前日跑步後，她洗漱，化好淡妝，將長髮梳整好，換上端莊的 **Suzannah** 毛呢洋裝，將自己包裝成武豐最佳代表，前往醫院探視呂玉花。

「呂女士，您好。我是武姍姍，代表家母，武豐總裁王芷雲女士慰問您。」她奉上昂貴補品禮盒。

呂玉花打量她好一陣，開口要求著：身分證拿來我核對一下。她愣了一下，當即自手拿包抽出身份證給對方。呂玉花反覆查看她的身分證和她的臉，點點頭，將身份證還給她。

「呂女士，武豐想跟您談心形地的買賣事宜，想聽聽您的條件與開價，您可以先跟我說，我們談好後，我再請武豐的律師過來。」

「我累了！」呂玉花打了個很假的哈欠。「妳中午幫我買清淡的鱸魚粥過來再說。」

「當然。」她點頭，彎身致意後告辭。

只剩一個半小時，她請護理師推薦粥類店家後，就在醫院附近打發時間，看看商店招牌、店頭文宣、逛便利店瀏覽各商品包裝。鄰近中午，她買了粥，再次踏入病房。

人老了手腳不靈活了，呂玉花看著她送上前的粥這麼說。她瞥了眼一旁的外籍看護，暗暗嘆了口氣。那我來餵您吧，她掛上微笑提議著。

從餵食、拍背、伺候對方清痰、嘔出嘔吐物、捏腿按摩，呂玉花使喚她好一陣子，只差沒有把屎把尿。

午後，她扶著呂玉花吃完藥後，呂玉花歪著頭點了點櫃子上的雜誌。

「人老了眼睛不好，妳唸雜誌給我聽。」

她挪動身子，拿起時尚雜誌，看著封面大標「政二代賴守成 新科立委魅力席捲國會」一眼，又拉了把椅子在床邊坐下。「您想聽哪一篇？」

「封面那個帥小子那篇好了。」

她頓了兩秒，調整坐姿，翻到賴守成專訪那頁，低聲清了清嗓：

「政治金童賴守成 新科立委魅力席捲國會

光是露出淺淺微笑凝視你，便足以迷死眾女的新科立委賴守成，舉手投足皆自帶聚光燈。

出身政治世家的賴守成，貴為政壇大老賴阿板金孫，八屆立委賴建興之子，承襲祖父與父親衣鉢，踏上政壇之路。

『我從小跟著父親走訪基層，深深了解各個階層、眾多家庭與民眾的心聲與困境，』賴守成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開宗明義說著。『我很早就立定志向從政。政治即管理眾人之事，而我從政的信念，就是認真理解眾人的需要，再努力彙整、集思、提出最符合大眾利益的計畫與解決方案。』

賴守成自政治系畢業後，即擔任賴建興的助理，之後臨危受命參選市議員正式踏入政壇，任職市議員期間，以認真問政、勤走地方大受好評，後轉戰國會參選立委，以第一高票當選，成為國會的超新星。

當然，有著媲美當紅韓星池昌旭外表的賴守成亦是少女、師奶殺手，行走基層、拜票所到之處，雖不至萬人空巷，但許多女性爭相合照，也讓他不僅是強力吸票機，也成為各類媒體與談話節目增加點閱率與流量的代名詞。

被問及感情生活，賴守成收起笑，拒絕透漏隻字片語，表示私生活與此次專訪無關，但根據熟悉政商上流圈的可靠人士所爆料……」

她瞥向貌似已在打瞌睡的呂玉花，才又小聲唸著。

「賴家與武豐集團武家深交多年、互動密切，傳聞賴守成秘戀武豐千金武姍姍已久，不少人樂見其成。」

唸完抬眼，剛好對上呂玉花的炯炯目光，呂玉花骨碌碌的眼睛，透過老花眼鏡，放大數倍盯著她，霎時，她被那變形的大眼瞪出笑，不禁勾起嘴角。

「妳笑什麼？」呂玉花問完，嘴唇抿出一直線。

「抱歉。」姍姍止住笑。「您的眼睛很可愛。」

呂玉花又瞪她一眼。「說個笑話來聽聽吧。」

「笑話？」

「年輕人不是都有很多笑話嗎？」

呃。「笑話我一時想不出來，冷知識可以嗎？」

呂玉花不置可否，倒是聳了聳瘦小的肩膀。

「您知道世界上最吵的動物是什麼嗎？」

「蟬？」

「是槍蝦。蝦子的一種。牠們可以發出兩百分貝的噪音，大概等同噴射機起飛的聲音。」

呂玉花瞪眼，點點頭。「幸好牠們活在水裡。」

噗。她偷笑。「那您知道，人體哪種分泌物嚐起來是苦的嗎？」

呂玉花皺眉，那戴著老花眼鏡的眼異常大顆地轉了又轉。

「大概是耳屎吧。」呂玉花說。

啊！對！她沒想過這答案。

「誰沒事會去吃耳屎呢。」呂玉花又說。

噗哧。她笑出聲。老太婆不整人時，倒是頗好相處。

呂玉花看著她的笑，等她笑完，要她拿抽屜裡的資料夾，她照做，眼角瞥了眼泛黃的紙張，正要遞給對方，呂玉花搖搖頭，要她看內容。

她幾秒讀完，原來這張就是心形地的買賣合約。

「呂女士，您願意將這塊地賣給武豐嗎？」

呂玉花探出手，她將文件遞還對方。

「妳幫我找個東西，找到了，這合約就五百萬賣給武豐。」

「找什麼呢？」



「我把一個音樂盒放在我老家倉庫，音樂盒上面有個芭蕾舞小姑娘，轉發條會有《給愛麗絲》的音樂讓她轉圈圈，那個音樂盒。」呂玉花看著她，解釋著。

「好的。」

「那裡有私人物品，我不希望妳找其他人幫忙，只能妳一人去找。」

「我明白。」

「就這樣。妳可以回去了。後天起，每天下午兩點有人給妳開門，妳找到音樂盒，就來跟我買心形地吧。」

於是，她聽著音樂前往目的地，打算在倉庫裡搜尋寶物，鄰近導航指示的地點，她在近處先找到車位，下車時還順手帶上背包，掛上藍芽耳機，播放她常常反覆聆聽的 **November Rain** 小提琴版樂曲。

要勞動的話，沒音樂可不行。

她低頭享受樂音，直覺已接近小平房，她抬起頭，傻住，不自覺停步。

她正聆聽的樂曲，那首樂曲的演奏者，就站在那裏，一身訂製西裝，站得直挺挺地望著她。

她完全毫無意識的，轉身往回走，簡直像落荒而逃。

∞ ∞ ∞

他一身手工訂製西裝，他的面容，相較十年前，歲月讓他的臉增添精明睿智的風采，仍是英挺貴氣的五官，但眼神更加內斂，讓人很難猜測他的任何情緒。

除了那場宴席，姍姍從未如此近距離打量他。

她熟悉他的嗓音，咬字清晰、語調有禮，她記得他禮貌地詢問著，因為要避免她禮服鬆脫，必須將手貼上她的背的那句子，那語調。

很紳士，盡力不讓女性難堪，貼心。

她貼著他站起身，感受他的身形，他的呼息就在她頸肩，那讓她傻愣了好一會，或許是心跳加速的關係，而困窘加乘緊張，她無法抬頭、舉步維艱。

他引導她前進，細心。他詢問需要幫她請誰來嗎。再次貼心。

在那一刻，所有的粉紅泡泡變成具象的、珍貴的記憶，刻印在她腦海，若不是當下她萬分困窘，那會是她一生中最浪漫的場景。

被他的外套包攏著，感受著他的體溫，她費盡力氣恢復鎮靜，找回聲音，努力掛上笑，抬起頭，直直對上他的眼，他看著她的眼神，顯然認得她，跟著她瞭然，因為她是那個羅家男孩不會追的武家女孩。

燥熱再次爬上她的臉，他卻有禮地回應她，簡單自介。

「我是羅善治。」他說。

她當然知道他是誰，她再次鎮定下來，請他幫忙找大悟。

他微笑，告訴她，他會幫她找到大悟。

就在那一刻，看著他的笑與承諾，她幾乎想要鼓起勇氣——但就只見他很快領首轉身離開。

就在那一刻，她知道，她是那個會被羅家男孩跳過的武家女孩。

這幾年來她也一直被跳過。

而今，看到她，他一點都不訝異。姍姍心想。一定是呂玉花刻意疏漏某些資訊。

那個音樂盒最好對老太婆非常重要！

她必須鎮靜起來。

開玩笑，她是武家大小姐，她為什麼要害怕、困窘？更凶悍孔武有力的人她都不怕，她怎會怕面對他？

她深呼吸，往回走，把他當成最普通的、社交場所會遇到的一般人，打招呼、或者添加揶揄顯示她一點都不緊張……

他也只不過是個——普通人類。

「羅先生。」

「武——小姐。」

嗯？「你剛剛空一拍？」

「欸。」他點點頭。「突然想到，妳或許不喜歡被這樣稱呼。」

他說的沒錯，她最討厭被叫武小姐，嗯？他剛剛嘴角有揚起嗎？她不是很確定。「姍姍。叫我姍姍就好。」

或許羅家人不追武家女孩的耳提面命至今仍有效，或許終生有效，他似乎遲疑著，才開口。「姍姍。」

她努力掛上淺笑，看往平房，開誠布公地承認看到他的意外，是來自呂玉花給她意外。

「我得承認我們是競爭對手。」他說。

她嘆口氣，看著胖老婦拄著助行器走到鐵門外，喊著他們，幫他們開鎖。

於是，他就站在她身旁，和她一起看著那堆得像山的垃圾堆。

倉庫的鐵門打開，看著七八坪大小的空間，堆滿了比人高的各種櫃子、紙箱、滿滿灰塵的腳踏車、電器、裁縫車？姍姍覺得自己下巴快掉到地上，偷瞥羅善治一眼，他似乎也很傻眼。

而後——哈啾！

她看著羅善治掩著鼻子打了個噴嚏。

「God Bless you！」她說。

他揚起左手，意味不明，右手仍貼著鼻，她猜他在說謝謝。

哈啾！

連發？「God Bless you！」她又說。

他微微轉過身，她猜他是紳士般避開。

哈啾！哈啾！

噗。她不禁微笑，緊張與困窘莫名地消失無蹤，一定是因為他現在比她還窘的緣故。

「God Bless you！」她很有同情心地再次替他祝禱。

他吸吸鼻，回過身，看著她的笑，瞅了她一眼，他在掩飾困窘？

哈啾！

她笑出聲。「我猜老天現在很忙？」

他看起來像在瞪她，又像在忍住鼻子的騷動，一邊掏出手帕掩鼻。「我猜妳字典裡沒有同情心？」

「明明有，只是限量供應。」

他瞥了她一眼，嘴角看起來有可疑的上揚弧度，跟著又忙著蓋住鼻子。

她帶著止不住的笑意，走進堆了八分滿的倉庫，探查牆面，找到了窗，那鎖像是幾百年未曾開啟，堅持不讓她扭下，她晃動窗框後用力扳開，冷空氣流入，霎時倉庫灰塵飛揚。

哈啾！哈啾！

噴嚏聲持續在她身後揚起，她笑著大步繞著，走到另一面牆，擠在雜物堆裡搜尋，找到了另一扇，如法泡製，對開的窗讓室內變成沙塵爆災區，她開始覺得鼻子搔癢，掩著口鼻，很快退到門口。

她望向站在門邊的羅善治，他仍用手帕掩著鼻子，但眼眶溼潤。

她從未想像會看到他的這一面，原來他鼻子容易過敏？

但……看到他專注地盯著倉庫，她的冷靜亦回歸。她是武家大小姐，理智的武家大小姐。她提醒自己。

「我們來打個商量。」她說。

「哦？」他拿下手帕，她看到他鼻子微紅。「請說。」他補上兩字。

「你讓我先找一小時，我來把灰塵的問題解決。」

他睨著她，揚了揚眉。

「我只是禮貌問問而已。」她勾起嘴角。「畢竟你現在戰鬥力為零。」

「現在我確定妳字典裡沒有同情心了。」

她看著他微揚的嘴角，也笑。「你說過，我們是競爭對手——」

她語句未完成，手機響起，她自外套裡掏出，看了來電者，走到一旁，看到胖老婦在盯著她，她又轉了轉方位面對馬路。「阿守。」

她聽著賴守成說下午通告完，晚上有空，找她去聽音樂會，她看著羅善治用手帕掩著鼻子，目光正環視著倉庫。

她回著不用了，今天有事在忙。又聽著賴守成說，豐采大邑街廓的路燈要換新，將舉辦路燈設計徵選，她隨口應著，聽到對話那端有人在喚賴守成，她適時切入，道聲再見，便掛了電話。

她走回原處，用眼角餘光看了他一眼。

「好吧，要怎麼開始？」她問。

他微笑，側過身，自西裝口袋拿出手機，打電話。「呂女士，我羅善治。是的，我想請問您，您只要找到音樂盒，對嗎？」

她偷聽他講電話，正納悶他的動機——

「那其他的東西呢，我可以扔掉嗎？」

啊！對！那麼擁擠的空間，邊找邊扔的確有效率多了。

他掛斷電話，看往那滿山滿谷的雜物。

「結果她說什麼？」她忍不住問。

他轉頭望她，他的笑很可疑。

「妳覺得我該告訴妳？」

她迷糊了一秒，眯起眼。「你在示範什麼叫做小氣嗎？」

「啊，我只記得我們是競爭對手。」

她眨了眨眼。好吧。儘管他微紅的鼻子頗有喜感，但她真的沒想到羅善治是個非常理智、精明、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她不應該還留存往日的粉紅泡泡幻想，以為他是那個能深深撼動她情緒、會為她獨奏的小提琴王子，也不再是那個在宴席上協助她脫困的紳士。

他當然不是她以為的那個人，這些年來她不是被跳過得很徹底嗎？四維羅家和武豐武家，的確是競爭對手。

「噢。」她故意應了一聲，想起母親前天說的話，這很幼稚，她知道。

「你不會知道武豐對這塊心形地有多麼勢在必得，就算最終沒拿到賴阿板那塊地也沒關係。」

「噢。」他學她故意應了一聲。

他那麼處變不驚，她莫名有點不爽。「你絕對想像不到武豐可以在那塊地做什麼。」

他愣住，而後似笑非笑。「我猜我可以想像得到。」

「真的？」她眯眼。

「啊。」他笑了笑，假裝思考。「可能會找全世界最棒的雕塑家做個雕塑，作品題名：武豐永遠更好。」

哈。姍姍忍不住笑了。

「亦或是，」他嘴角仍上揚，盯著她的笑。「找個最爛的裝置藝術家，做出層層疊疊的好大一坨棕黑色糞便，然後什麼也不寫。」

噗。姍姍連忙掩嘴，免得噴笑出口水。

他笑著望她，很有耐心地等她笑完。「我個人認為，憑這些年的狀況，比較可能是後者。」

「感謝你無償提供創意。」她邊笑邊說，差點噎到。

「看來我的創意比你們原本的好，真是謝天謝地。」

「你知道嗎——」咳咳，姍姍清清嗓。「我從沒想過我們的第一次正式對話，話題裡就有糞便這個詞。」

他揚揚眉，唇型仍帶笑痕。「啊，抱歉，那個詞應該在第八次會面或是相熟一年後才能解禁。」

哈。

噯。她努力斂去笑意。老天！她怎麼可以像個傻妞一樣笑不停，她剛剛明明有點不爽。

她恢復鎮靜，又瞅了眼正在打量倉庫的羅善治，想到像個傻妞嘻笑之前的事，她拿起手機撥號。

「呂女士，我是武姍姍，請問您倉庫裡的東西能移走或資源回收嗎？」

呂玉花告訴她不能。

「好吧——我知道了。謝謝。再見。」

她做了個長長的深呼吸，轉頭看他，他又吸了吸鼻子，還拿起手帕預備著。

「她也告訴你東西不能丟掉嗎？」她問。

他點頭。「她這次的確講一樣的話。」

她愣了一下。啊。是自己把他想得小氣了？

「所以呢？」他問，邊打個悶悶的噴嚏。

「所以什麼？」她反問。

「一人一半嗎？還是妳想怎麼分？」他用手畫條中線，問著。

多麼君子之爭，多麼賭運氣啊。她一定要很理智。「那如果……」

他的手帕仍蓋住半張臉，伴以吸鼻聲，用溼潤的眼詢問。

「那如果，我看到在你的那半邊，但是你沒看到的東西……」

「妳覺得這種狀況可能發生嗎？」他看著她的眼神像她在說笑話。

「一人一半，但如果東西剛好在中間，誰眼尖，先下手為強？」她說。  
她真的超理智的，對吧？

他盯著她好幾秒，才點點頭。「可以。」

她選了左半邊，他沒意見，她跟胖老婦借了水桶和抹布，提著一桶水回到平房門前，發現他在門外講電話。

她走進平房，看著人高的雜物，近在眼前的有腳踏車、神明桌、書櫃、大大小小的紙箱、整理箱，她看往另一側，電器紙箱、衣櫃、大小紙箱、數張木凳、裁縫車、整理箱……行李箱？！

她眯眼，邊擦拭她這側的大件物品表面，去除灰塵，邊觀察敵情。

就見羅善治站在門邊，呼了口氣，先瞥了她一眼，再望向他那一半，大致瀏覽後，便走近那些木凳，堆疊提起，往門旁靠放。

木凳移動揚起地上的灰塵，他又接連打了好幾個噴嚏。

她又向胖老婦借了大噴瓶，將地面略微打溼，她的左半邊噴完，她順手又往他那邊的地面噴著。

他邊打著噴嚏，邊睇她一眼。

「為了我的空氣著想。」她說，又很快的將大件物品稍微擦拭。

等她完成初步的程序，發現他已將那些不可能放有音樂盒的物品堆在門右側了。

木凳、折疊桌、腳踏車、各種鍋碗瓢盆等，整整齊齊地放妥。

她看著他頻頻吸著鼻子、手腳俐落又不失優雅的搬移動作，不禁微微分神，晃了晃腦，她看著眼前這擋在前面的神明桌，先是打開抽屜查看，打火機、香、農民曆，不重要。她站好方位，推移神明桌，桌腳吱吱咕咕尖叫，她呼了口氣，才想再推，就見他走過來，站在她對面。

「為了我的耳朵著想。」他說。

她眨眼，微笑，在他施力的同時也施力，兩人合力將神明桌搬到大門左側靠牆貼好。

看到他的西裝染上灰塵，又看了看他微紅帶淚的雙眼，謝謝，她說著，說完才發現她只是輕喃，仿若唇語。

他吸著鼻子，又像點了點頭。「那個也順便吧。」眼神指向書櫃方位。

彷彿已有默契，兩人幾步便定位，根本不用喊一二三，她在他一動作的同時也出力，抬著櫃子行進。

「如果我想擺那裡，你會不會介意？」她下巴朝中線比著。

「當屏風？」他嗤笑了聲。

「壞主意？」她挑眉。

「妳可不可以不要在這種時候出勝之不武的主意？」

他故意在反詰時鬆了一手，書櫃隔層雖空，但實木所製，她吃重，差點彎閃到手。

「嘿。」她忍不住抗議。

「空間不夠。」他重新施力，牽引她將書櫃臨著神明桌貼牆。

定位完成，他又捏捏鼻，走回自己的區域，她看了他背影好一會，才將書櫃下層的抽屜一一打開，紙張文件帳單收據發票過期的日誌本桌曆……除了信件有珍藏價值，為什麼有人要留其他東西？

她轉回身，發現他偶爾飄來一眼像是探查，與此同時，他也已將各電器紙箱堆在板凳上，正彎下身研究裁縫車的輪子，跟著便將裁縫車推到牆邊。

噪音輕微，他不需要幫手。

她將腳踏車移動時，看著他打開衣櫃，結果就是他噴嚏再次連發，他掏出手帕掩著鼻，單手查看衣櫃裡的東西，她經由小小的角度，看到那是一些包好的棉被枕頭，他臉上有無奈，將那幾包放在地上，隔著塑膠袋各角落輕壓著，像是檢查完畢，又將東西塞回，再看了看抽屜，似乎都是衣物，他一樣用手探壓。

此處位於偏郊，上班日的午後頗為安靜，唯有遠處隱隱的電視聲和閒聊言語，這時機車引擎聲由遠漸近，熄火，不久，門外傳來，「喂喂！你誰？你幹嘛？來幫忙的嗎？」聽起來像是胖老婦的叫嚷。

「阿姨，我沒有要進去，我來找人。」男人的聲音傳來，姍姍覺得十分耳熟。

就見羅善治早已踏往大門，她好奇跟上，看到男人用一包東西拍羅善治的肩。

「大老遠叫我送口罩來，這裡沒有小七？」

「走不開。」羅善治一把抓起袋子，拆封，將立體防霾口罩戴上。

「咦？」男人發現她，咧嘴笑開。「嗨！」

「嗨！」她微笑回應。

羅善治揉了揉太陽穴，又看向他們兩人，分別引介著。「姍姍，這是我弟弟善能；善能，這位是武姍姍小姐。」

「你好，」她伸出手，對方禮貌來握。「我可能滿狼狽的，這裡沒有鏡子，請記得這不是我最佳狀態。」

羅善能哈哈大笑。「放心，我知道妳的最佳狀態，我看過妳盛裝兩次。」

她看到羅善治狐疑地瞥了弟弟一眼，做弟弟的則向哥哥展露大笑容，又拍拍哥哥的肩，對她和羅善治揮揮手，戴上安全帽，騎著重機揚長而去。



「啊。」目送完羅善能，她故意讚嘆一聲。

「怎？」戴著口罩的羅善治，含糊回問。

「同樣是異卵雙胞胎，我想和你交換弟弟。」她忍不住說道。

她看到他轉了轉眼珠，她看不到口罩下有沒有笑容，但她看著他的眼，那眼裡有笑意。

∞ ∞ ∞

胖老婦來喊今日時間已到時，他們正各自開著身前的整理箱，邊查看箱內物品，邊偷窺對方的內容物。

羅善治先前曾遞過新口罩，武姍姍禮貌接過戴上。

兩人踏出鐵皮屋頂小平房，看著胖老婦上鎖。

「阿姨，您是呂女士的妹妹嗎？」羅善治問。

高明。武姍姍想著。明明胖老婦看起來比較年長。

「我是她姊姊。」胖老婦回答。「明天一樣兩點，我要去煮菜了。」

「明天見。」他倆同時回應。

武姍姍車停右手方向，羅善治車停左手方向，兩人各自看了停車的方位，又各自轉回身。他點頭頷首，她禮貌回應，兩人都滿身灰，都戴著口罩，誰也看不清誰的表情。

武姍姍往右走著，猶豫著要不要回頭，但她沒有。羅善治往左走著，眨著痠澀的雙眼，沒有回頭。

紅色的 **Austin Mini** 和綠色金龜車交會於空曠的馬路，兩人對向交錯，皆緩緩行駛，她降下車窗，他亦同，時速如龜速般，隔車相視。

兩人皆已拿下口罩。

「我們恐怕違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羅善治用鼻音說著。

她看著他上揚的嘴角，問：「開太慢？」

「說慢就太保守了。」

「有罪。我自首。」她揚起手投降。

從巷口轉出的後車叭她。她瞥了眼後照鏡。

「明天見，羅先生。」

「明天見，姍姍。」

她笑意加深，轉頭往前依正常時速行駛，看著後照鏡漸行漸遠的 Austin Mini 車屁股。

明天見，姍姍。

他的聲音，迴盪在她耳邊，擴散到她心間。

∞ ∞ ∞

羅善治和武姍姍、以及兩個小時以來坐在家門外的呂玉枝，都沒有注意到停在近處的那輛老舊黑色馬自達，而車內窺探的眼正細瞧他們一舉一動。

此版本為修訂版試閱。